

禅宗六祖经论集

佛学典籍

目 录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 (*)

达摩大师破相论 (*)

达摩大师血脉论 (*)

达摩大师悟性论 (*)

达摩大师无心论

达摩大师息诤论

达摩大师绝观论

达摩祖师心经颂 (*)

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

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达摩大师语录

达摩大师皮囊歌

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

四祖道信大师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五祖弘忍大师最上乘论

六祖惠能大师法宝坛经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

初祖菩提达摩大师

序

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婆罗门国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摩诃衍道，故舍素随缁，绍隆圣种；冥心虚寂，通鉴世事，内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边隅正教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亡心之士，莫不归信；存见之流，乃生讥谤。于时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咨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尔。

弟子昙琳序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

云何名报冤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心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止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

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

着，无此无彼。经曰：“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身命财行檀施舍，心无吝惜，脱解三空，不倚不着，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也。

附：

达摩大师碑颂

梁武帝萧衍

楞伽山顶坐宝日。中有金人披缕褐。
形同大地体如空。心有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莹恒净明。披云卷雾心且彻。
芬陀利花用严身。随缘触物常怡悦。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辨才无法说。
实哉空哉离生有。大之小之众缘绝。
刹那而登妙觉心。跃鳞慧海起先哲。
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期暂通还颺渴。
骊龙珠内落心灯。白毫慧刃当锋(缶欠)。
生途忽焉慧眼闭。禅河驻流法梁折。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形体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归寂。寂内何曾存哽咽。

用之执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
有能至诚心不疑。劫火燃灯斯不灭。
一真之法尽可有。未悟迷途兹是竭。

达摩大师破相论

问曰：“若复有人志求佛道者，当修何法最为省要？”

答曰：“唯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省要。”

问曰：“何一法能摄诸法？”

答曰：“心者万法之根本，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不了心，则万法俱备；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悉依根。栽树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树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费功而无益。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

问曰：“云何观心称之为了？”

答曰：“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起用，有二种差别。云何为二？一者净心，二者染心。此二种心法，亦自然本来俱有；虽假缘合，互相因待。净心恒乐善因，染心常思恶业。若不受所染，则称之为圣。遂能远离诸苦，证涅槃乐。若堕染心，造业受其缠覆，则名之为凡，沉沦三界，受种种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体故。”

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

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覆故，不得解脱。”佛性者，即觉性也。但自觉觉他，觉知明了，则名解脱。故知一切诸善，以觉为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德，

因此而成。如是观心，可名为了。”

问曰：“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为根，未审无明之心，以何为根？”

答曰：“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河沙众恶，皆因三毒以为根本。其三毒者，贪嗔痴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诸恶。犹如大树，根虽是一，所生枝叶其数无边。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诸恶业百千万亿，倍过于前，不可为喻。如是三毒心，于本体中，应现六根，亦名六贼，即六识也。由此六识，出入诸根，贪着万境，能成恶业，障真如体，故名六贼。一切众生，由此三毒六贼，惑乱身心，沉没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犹如江河，因小泉源，洎流不绝，乃能弥漫，波涛万里。若复有人断其本源，即众流皆息。求解脱者，能转三毒为三聚净戒，转六贼为六波罗蜜，自然永离一切诸苦。”

问曰：“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唯观心，何由免无穷之苦？”

答曰：“三界业报，唯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

问曰：“云何轻重分之为六？”

答曰：“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轻趣。云何三轻趣？所谓迷修十善，妄求快乐，未免贪界，生于天趣。迷持五戒，妄起爱憎，未免嗔界，生于人趣。迷执有为，信邪求

福，未免痴界，生阿修罗趣。如是三类，名三轻趣。云何三重？所谓纵三毒心，唯造恶业，堕三重趣。若贪业重者，堕恶鬼趣；瞋业重者，堕地狱趣；痴业重者，堕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轻，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苦，自然消灭离苦，即得解脱。”

问曰：“如佛所说，我于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说，唯只观心，制三毒，即名解脱？”

答曰：“佛所说言，无虚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汉名不可数。此三毒心，于中有恒沙恶念，于一一念中，皆为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数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盖，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恶之心，云何名为解脱？今若能转贪瞋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众生愚痴钝根，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遂言成佛尘劫未期，岂不疑误行人退菩提道。”

问曰：“菩萨摩訶萨由持三聚净戒，行六波罗蜜，方成佛道；今令学者唯只观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

答曰：“三聚净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无量善聚。聚者会也，无量善法普会于心，故名三聚净戒。六波罗蜜者，即净六根也。胡名波罗蜜，汉名达彼岸，以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即是度烦恼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罗蜜。”

问曰：“如经所说；三聚净戒者，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岂不文义有乖也？”

答曰：“佛所说是真实语。菩萨摩訶萨，于过去因中修行时，为对三毒，发三誓愿，持一切净戒。对于贪毒，誓断一切恶常修一切善；对于瞋毒，誓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于痴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诸恶消灭，名为断。以能持三聚净戒，则诸善具足，名之为修。以能断恶修善，则万行成就，自它俱利，普济群生，故名解脱。则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若自心清净，则一切佛土皆悉清净。”

故经云：“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欲得佛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也。三聚净戒自然成就。”

问曰：“如经所说，六波罗蜜者，亦名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言六根清净，名波罗蜜者，若为通会。又六度者，其义如何？”

答曰：“欲修六度，当净六根，先降六贼。能舍眼贼，离诸色境，名为布施；能禁耳贼，于彼声尘，不令纵逸，名为持戒；能伏鼻贼，等诸香臭，自在调柔，名为忍辱；能制口贼，不贪诸味，赞咏讲说，名为精进；能降身贼，于诸触欲，湛然不动，名为禅定；能调意贼，不顺无明，常修觉慧，名为智慧。六度者运也，六波罗蜜喻若船筏，能运众生，达于彼岸，故名六度。”

问曰：“经云：释迦如来，为菩萨时，曾饮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饮乳，后证佛果，岂唯观心得解脱也？”

答曰：“成佛如此，言无虚妄也；必因食乳，然使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种，佛所食者，非是世间不净之乳，乃是清净法乳；

三斗者，三聚净戒，六升者，六波罗蜜；成佛道时，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证佛果。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合不淨牛膾腥乳，岂不谤误之甚。真如者，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永离世间一切诸苦；岂须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饥渴。经其说，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湿，不食谷麦糠麸，不与牝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今色，言牛者，毘卢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怜愍一切，故于清淨法体中，出如是三聚净戒六波罗蜜微妙法乳，养育一切求解脱者。如是真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来饮之成道，一切众生若能饮者，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问曰：“经中所说，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像，烧香散花燃灯，昼夜六时遶塔行道，持斋礼拜，种种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观心，总摄诸行，说如是事，应虚空也。”

答曰：“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以一切众生钝根狭劣，不悟甚深之义，所以假有为，喻无为；若复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

言伽蓝者：“西国梵语，此土翻为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内外清淨，是名修伽蓝。”

铸写形像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所为修诸觉行，彷彿如来真容妙相，岂遣铸写金铜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三聚净戒，六波罗蜜以为模样；镕炼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无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为败坏之法。

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铸写真容，凭何辄言功德？”

烧香者：“亦非世间有相之香，乃是为正法之香也；熏诸臭秽，无明恶业，悉令消灭。其正法香者，有其五种：一者戒香，所谓能断诸恶，能修诸善。二者定香，所谓深信大乘，心无退转。三者慧香，所谓常于身心，内自观察。四者解脱香，所谓能断一切无明结缚。五者解脱知见香，所谓观照常明，通达无碍。如是五种香，名为最上之香，世间无比。佛在世日，令诸弟子以智慧火，烧如是无价珍香，供养十方诸佛。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唯将外火烧世间沉檀熏陆质碍之香，希望福报，云何得？散花者，义亦如是；所谓常说正法，诸功德花，饶益有情，散沾一切；于真如性，普施庄严。此功德花，佛所赞叹，究竟常住，无雕落期。若复有人散如是花，获福无量。若言如来令众生，剪截缯彩，伤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持净戒者，于诸天地森罗万像，不令触犯；误犯者，犹获大罪，况复今者。故毁净戒，伤万物求于福报，欲益返损，岂有是乎？”

又长明灯者：“即正觉心也，以觉明了，喻之为灯；是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当燃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以灯续然，然灯无尽，故号长明。过去有佛，名曰然灯，义亦如是。愚痴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专行虚妄，执着有为，遂燃世间苏油之灯，以照空室，乃称依教，岂不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间一毫相光，上能照万

八千世界，岂假如是苏油之灯，以为利益。审察斯理，应不然乎！”

又六时行道者：“所谓六根之中，于一切时，常行佛道，修诸觉行，调伏六根，长时不舍，名为六时。”

遶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当令觉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为遶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时世人，不会此理，曾不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遶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而于真性，一无利益。”

又持斋者：“当须会意，不达斯理，徒尔虚切。斋者齐也，所谓斋正身心，不令散乱。持者护也，所谓于诸戒行，如法护持。必须外禁六情，内制三毒，勤觉察、净身心。了如是义，名为持斋。”

又持斋者，食有五种：“一者法喜食，所谓依持正法，欢喜奉行。二者禅悦食，所谓内外澄寂，身心悦乐。三者念食，所谓常念诸佛，心口相应。四者愿食，所谓行住坐卧，常求善愿。五者解脱食，所谓心常清净，不染俗尘。此五种食，名为斋食。若复有人，不食如是五种净食，自言持斋，无有是处。唯断于无明之食。若辄触者，名为破斋。若有破，云何获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诸恶皆为；贪欲恣情，不生惭愧，唯断外食，自为持斋，必无是事。”

又礼拜者：“当如是法也，必须理体内明，事随权变，理有行藏，会如是义，乃名依法。夫礼者敬也，所谓恭敬真性，屈伏无明，名为礼拜。若能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现相，名为礼

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亦为礼拜；故须屈伏外身，示内恭敬。举外明内，性相相应。若复不行理法，唯执外求，内则放纵瞋痴，常为恶业，外即空劳身相，诈现威仪，无惭于圣，徒诳于凡，不免轮回，岂成功德。”

问曰：“如温室经说，洗浴众僧，获福无量。此则凭于事法，功德始成，若为观心可相应否？”

答曰：“洗浴众僧者，非洗世间有为事也。世尊当尔为诸弟子说温室经，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隐说七事供养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净水、二者烧火、三者澡豆、四者杨柳、五者净灰、六者苏膏、七者内衣。以此七法喻于七事，一切众生由此七法沐浴庄严，能除毒心无明垢秽。”

其七法者：“一者谓净戒洗荡愆非，犹如净水濯诸尘垢。二者智慧观察内外，犹如然火能温净水。三者分别简弃诸恶，犹如澡豆能净垢腻。四者真实断诸妄想，如嚼杨枝能净口气。五者正信决定无疑，犹如净灰摩身能辟诸风。六者谓柔和忍辱，犹如苏膏通润皮肤。七者谓惭愧悔诸恶业，犹如内衣遮丑行体。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义。如来当尔为诸大乘利根者说，非为小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无能解悟。其温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温净戒汤，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庄严。当尔比丘，聪明上智，皆悟圣意，如说修行，功德成就，俱登圣果。今时众生，莫测其事，将世间水洗质碍身，自谓依经，岂非误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烦恼尘垢，本来无相，岂可将质碍水，

洗无为身？事不相应，云何悟道？若欲身得净者；当观此身，本因贪欲，不净所生，臭秽骈阗，内外充满。若也洗此身求于净者，犹如塹塹尽方净，以此验之，明知洗外非佛说也。”

问曰：“经说言至念佛，必得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应成佛，何假观心？求于解脱。”

答曰：“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了义为正，不了义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达彼？佛者觉也，所谓觉察身心，勿令起恶；念者忆也，所谓忆持戒行不忘，精进勤了。如是义，名为念。故知念在于心，不在于言。因筌求鱼，得鱼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称念佛之名，须知念佛之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三毒内臻，人我填臆，将无明心不见佛，徒尔费功。且如诵之与念，义理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诵在口中，即是音声之相。执相求理，终无是处。故知过去诸圣所修，皆非外说，唯只推心。即心是众善之源，即心为万德之王。涅槃常乐，由息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是一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知门户者，岂虑难成？知关津者，何忧不达？窃见今时浅识，唯知事相为功，广费财宝，多伤水陆，妄营像塔，虚促人夫，积木叠泥，图青画绿，倾心尽力，损己迷它；未解惭愧，何曾觉知。见有为则勤勤爱着，说无相则兀兀如迷。且贪现世之小慈，岂觉当来之大苦。此之修学，徒自疲劳，背正归邪，诳言获福。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外明；绝三毒永使销亡，闭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

一成就。超凡证圣，目击非遥。悟在须臾，何烦皓首？真门幽秘，
宁可具陈？略述观心，详其少分，而说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知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达摩大师血脉论

序

原人之心，皆具佛性。泛观诸家禅说一切经文，原其至当之理，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来真佛。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盖谓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委信，所以向外驰求。将谓自性真佛外更有别佛，故诸佛诸祖师说法要人省悟自己本来真佛，不假外求。又缘种种法语泛滥不一，转使学人惑乱本性，无悟入处。惟有达摩血脉论，并黄檗传心法要二说，最为至论。可以即证自己佛性，使人易晓。比之求师访道，钻寻故纸，坐禅行脚，狂费工夫，相去万倍，此非小补。

绍兴癸酉见独老人任哲序

三界混起

同归一心

前佛后佛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问吾即是汝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自性真实非因非果。法即是心义，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

佛及菩提皆在何处？譬如有人以手提虚空得否？虚空但有名，亦无相貌；取不得、舍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见佛终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

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递相诳惑，不能了本心，被它无情物摄，无自由。若也不信，自诳无益。

佛无过患，众生颠倒，不觉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应心外觅佛。佛不度佛，将心觅佛不识佛。但是外觅佛者，尽是不识自心是佛。亦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亦不造善恶。

若欲觅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报，觅佛终不得也。

若自己明白了，须参善知识，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见性，即不名善知识。若不如此纵说得十二部经，亦不免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无出期时。

昔有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缘为不见性。善星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识得自心，诵得闲文书，都无用处。若要觅佛，直须见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驰求，觅佛元来不得。

虽无一物可得，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会解。

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诳无益。纵有珍馐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么？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

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

若未悟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皂白，妄言宣佛敕，谤佛忌法。如斯等类，说法如雨，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它指挥，不觉堕生死海。

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诳它一切

众生，令入魔界。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凭何免生死。

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即众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无佛可得，佛外无性可得。”

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否？”

答曰：“不得。”

又问：“因何不得？”

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若是佛不习外道法。

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凭何得成。但有住着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

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住着心，见佛即不许也。

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义，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

若不见性，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落无记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恶。

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后息缘虑。若不见性得成佛道，

无有是处。

有人拨无因果，炽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解。”

问曰：“既若施为运动，一切时中皆是本心；色身无常之时，云何不见本心？”

答曰：“本心常现前，汝自不见？”

问曰：“心既见在，何故不见？”

师曰：“汝曾作梦否？”

答：“曾作梦。”

问曰：“汝作梦之时，是汝本身否？”

答：“是本身。”

又问：“汝言语施为运动与汝别不别？”

答曰：“不别。”

师曰：“既若不别，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

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与如今不别；未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亦无是非、亦无男女相、亦无僧俗老少、无圣无凡；亦无佛、亦无众生、亦无修证、亦无因果、亦无筋力、亦无相貌；犹如虚空，取不得、舍不得，山河石壁不能为碍；出没往来，自在神通；透五蕴山，渡生死河；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

此心微妙难见，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如恒河沙，及乎问着，总道不得，犹如木人相

似，总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识？佛言一切众生，尽是迷人，因此作业，堕生死河，欲出还没，只为不见性。众生若不迷，因何问着其中事，无有一人得会者，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识。

故知圣人语不错，迷人自不会晓。故知此难明，惟佛一人能会此法；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

若智慧明了，此心号名法性，亦名解脱。生死不拘，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来；亦名不思议，亦名圣体，亦名长生不死，亦名大仙。名虽不同，体即是一。

圣人种种分别，皆不离自心。心量广大，应用无穷，应眼见色，应耳闻声，应鼻嗅香，应舌知味，乃至施为运动，皆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语言道断，即是自心。

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色无尽是自心，心识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施为运用，皆是智慧。心无形相，智慧亦无尽。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

四大色身，即是烦恼，色身即有生灭，法身常住无所住，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经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

迦叶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此同诸佛心。前佛后佛只传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

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驰求，终日忙忙；念佛礼佛，佛在何处？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尔见前，

切不用礼敬。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尽落邪道。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礼。礼者不知，知者不礼，礼被魔摄。恐学人不知，故作是辨。

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切须在意。但有异境界切不用采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静，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帝释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惧；我心本来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

若起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若欲直会，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无别语。

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无定实，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合它圣意。

故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

问曰：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

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罗示见神通，皆作得菩萨相貌。种种变化，是外道，总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错礼拜。

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

又云：见本性为禅。若不见本性，即非禅也。假使说得千经万论，若不见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话会，典教凭何所及。但见本性，一字不识亦得。

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清静，无有杂秽。所有言说，皆是圣

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名言犹不及，十二部经凭何得及。

道本圆成，不用修证。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唯有如来能知，余人天等类，都不觉知。

凡夫智不及，所以有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即不知。

若见本性，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契会，教将何用？至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

道本无言，言说是妄。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着，尽是托生之处，切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魔摄。

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因兹故妄受报。所以有乐着，不得自在。

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即不染习。若从圣入凡，示见种种杂类，自为众生，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一切业拘它不得。

圣成久有大威德，一切品类业，被它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它。

凡夫神识昏昧，不同圣人，内外明彻。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后悔无相救处。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若了是心，递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知见。

初发心人，神识总不定；若梦中频见异境，辄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从外来。梦若见光明出现，过于日轮，即余习顿尽，法界性见。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说。

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眼睹光明，与昼无异，不得怪，并是自心欲明显。

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亦自心诸缘欲息，亦不得向人说。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亦自知。

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设教只为标心；若识心，何用看教？

若从凡入圣，即须息业养神，随分过日。若多嗔恚，令性转与道相违，自赚无益。

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一切业拘它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余习顿灭。神识不昧，须是直下便会，只在如今。

欲真会道，莫执一切法；息业养神，余习亦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会佛意，用功最多；违背圣意，终日驱驱念佛转经，昏于神性，不免轮回。

佛是闲人，何用驱驱广求名利，后时何用？但不见性人，读经念佛，长学精进；六时行道，长坐不卧；广学多闻，以为佛法。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

前佛后佛，只言见性。诸行无常，若不见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

十大弟子阿难多闻中得第一，于佛无识只学多闻，二乘外道皆无识佛，识数修证，堕在因果中。是众生业报，不免生死，远

背佛意，即是谤佛众生，杀却无罪过。

经云：阐提人不生信心，杀欲无罪过。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见性，即不用取次谤它良善，自赚无益。善恶历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现堕黑暗地狱中；亦不觉不知，只缘业重故，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纵向伊说亦不信，只缘盲故，凭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复如是。

现今堕畜生杂类，诞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虽受是苦，直问着亦言我今快乐，不异天堂。故知一切众生，生处为乐，亦不觉不知。如斯恶人，只缘业障重故，所以不能发信心者，不自由它也。

若见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须发，白衣亦是佛。若不见性，剃除须发，亦是外道。

问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凭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尔断除，亦不乐着，纵有余习，不能为害。

何以故？性本清净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执有此色身，因即有饥渴寒热瘴病等相，若不执，即一任作。

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

问曰：旃陀罗杀生作业，如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拘不得。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

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念佛免报不得，非论杀生命。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它何。

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今来此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进苦行。

乃至入水火，登于剑轮，一食长坐不卧，尽是外道有为法。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

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别法。若识此法，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尘，觅佛终不得也。

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无形相，无因果，无筋骨，犹如虚空，取不得。不同质碍，不同外道。

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其余众生迷人不明。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若离是心，即无能运动。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身是无性，因何运动。若自心动，乃至语言施为运动，见闻觉知，皆是动心动用。动是心动，动即其用。动用外无心，心外无动。动不是心，心不是动。动本无心，心本无动。动不离心，心不离动。动无心离，心无动离，动是心用，用是心动。动即心用，用即心动。不动不用，用体本空。空本无动，动用同心，心本无动。

故经云：动而无所动，终日去来而未曾去，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喙而未曾喙，终日闻而未曾闻，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喜而

未曾喜，终日行而未曾行，终日住而未曾住。

故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见闻觉知，本自圆寂。乃至
嗔喜痛痒何异木人，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经云：恶业即得苦
报，善业即有善报，不但嗔堕地狱，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
但不执即业脱。

若不见性，讲经决无凭，说亦无尽。略标邪正如是，不及一
二也。

颂曰：心心心难可寻，宽时遍法界，窄也不容针。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偈曰：

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达摩大师悟性论

夫道者，以寂灭为体。修者，以离相为宗。故经云：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

佛者觉也；人有觉心，得菩提道，故名为佛。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知有相，是无相之相。不可以眼见，唯可以智知。若闻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发大乘超三界。

三界者：贪嗔痴是。返贪嗔痴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嗔痴亦无实性，但据众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见贪嗔痴性即是佛性，贪嗔痴外更无别有佛性。经云：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长养于白法，而成于世尊。三毒者：贪嗔痴也。

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萨所行之处，无所不乘，亦无所乘，终日乘未尝乘，此为佛乘。经云：无乘为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实，五蕴假名，遍体求之，必无定处，当知此人解佛语。

经云：五蕴窟宅名禅院。内照开解即大乘门，可不明哉。不忆一切法，乃名为禅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卧皆禅定。

知心是空，名为见佛。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以无心，不见于心，名为见佛。

舍身不吝，名大布施。离诸动定，名大坐禅。何以故？凡夫一向动，小乘一向定，谓出过凡夫小乘之坐禅，名大坐禅。若作此会者，一切诸相不求自解，一切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禅定力。

凡将心求法者为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不着文字名解脱；

不染六尘名护法；出离生死名出家；不受后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处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处名般涅槃；无心相处名为彼岸。

迷时有此岸，若悟时无此岸。何以故？为凡夫一向住此。若觉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离于此彼岸也。若见彼岸异于此岸，此人之心，已得无禅定。

烦恼名众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异，只隔具迷悟耳。迷时有世间可出，悟时无世间可出。平等法者中，不见凡夫异于圣人。经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若见生异于死，动异于静，皆名不平等。不见烦恼异于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烦恼与涅槃，同一性空故。

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妄入涅槃为涅槃所滞。菩萨知烦恼性空，即不离空，故常在涅槃。

涅槃者：涅而不生，盘而不死，出离生死，出般涅槃。心无去来，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

诸佛入涅槃者，为在无妄想处。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

空闲处者，即是无贪嗔痴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

是知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无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无有实体，即知自家之心亦是

非有，亦是非无。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为有；小乘一向灭心，名为无；菩萨与佛未曾生心，未曾灭心，名为非有非无心；非有非无心，此名为中道。

是知持心学法，则心法俱迷；不持心学法，则心法俱悟。

凡迷者：迷于悟，悟者：悟于迷。正见之人，知心空无，即超迷悟。无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见。

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有者有于无，无者无于有，是名真见。

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见，见满十方，未曾有见。何以故？无所见故，见无见故，见非见故。

凡夫所见，皆名妄想。若寂灭无见，始名真见。心境相对，见生于中，若内不起心，则外不生境，境心俱净，乃名为真见。作此解时，乃名正见。

不见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见与不见，俱不见故；解与不解，俱不解故。无见之见，乃名真见；无解之解，乃名大解。

夫正见者：非直见于见，亦乃见于不见。真解者：非直解于解，亦乃解于无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无所解者，始名正解；解与不解，俱非解也。

经云：不舍智慧名愚痴。以心为空，解与不解俱是真；以心为有，解与不解俱是妄。若解时法逐人，若不解时人逐法。若法逐于人，则非法成法；若人逐于法，则法成非法。若人逐于法，

则法皆妄；若法逐于人，则法皆真。

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亦不将法求心，亦不将心求心，亦不将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两寂，故常为在定。

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属，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属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场。

迷时有罪，解时无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若迷时无罪见罪，若解时即罪非罪。何以故？罪无处所故。经云：诸法无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业即为消灭。

迷时六识五阴皆是烦恼生死法，悟时六识五阴皆是涅槃无生死法。修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若言将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见。

迷时有佛有法，悟无佛无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夫修道者：身灭道成。亦如甲折树。生此业报身，念念无常，无一定法，但随念修之；亦不得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则生证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

眼见色时，不染于色；耳闻声时，不染于声；皆解脱也。眼不着色，眼为禅门；耳不着声，耳为禅门。总而言，见色有见色性，不着常解脱；见色相者常系缚。不为烦恼所系缚者，即名解脱，更无别解脱。

善观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即色与心俱清净。无妄想

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是一地狱。众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国。

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静，从一佛国至一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静，念念归动，从一地狱历一地狱。若一念心起，则有善恶二业，有天堂地狱；若一念心不起，即无善恶二业，亦无天堂地狱。

为体非有非无，在凡即有，在圣即无。圣人无其心，故胸臆空洞，与天同量。此已下并是大道中证，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

心得涅槃时，即不见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见涅槃，此名著邪见也。

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心，为因烦恼而得智慧。只可道烦恼生如来，不可得道烦恼是如来。故身心为田畴，烦恼为种子，智慧为萌芽，如来喻于谷也。

佛在心中，如香在树中；烦恼若尽，佛从心出；朽腐若尽，香从树出，即知树外无香，心外无佛。若树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

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国土秽恶；心中无三毒者，是名国土清净。经云：若使国土不净，秽恶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此事。不净秽恶者，即无明三毒是；诸佛世尊者，即清净觉悟心是。

一切言语无非佛法；若能无其所言，而终日言是道；若能有所言，即终日默而非道。是故如来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

离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时而言，言亦解脱；若不知时而默，默亦系缚。是故言若离相，言亦名解脱；默若着相，默即是系缚。

夫文字者：本性解脱。文字不能就系缚，系缚自本来未就文字。

法无高下，若见高下非法也。非法为筏，是法为人筏者。人乘其筏者，即得渡于非法，则是法也。若世俗言，即有男女贵贱；以道言之，即无男女贵贱。以是天女悟道，不变女形；车匿解真，宁移贱称乎。此盖非男女贵贱，皆由一相也。

天女于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于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

离心无佛，离佛无心；亦如离水无冰，亦如离冰无水。

凡言离心者，非是远离于心，但使不着心相。经云：不见相，名为见佛。即是离心相也。离佛无心者；言佛从心出，心能生佛。然佛从心生，而心未尝生于佛。亦如鱼生于水，水不生于鱼。欲观于鱼，未见鱼，而先见水。

欲观佛者，未见佛，而先见心。即知己见鱼者，忘于水；已见佛者，忘于心。若不忘于心，尚为心所惑；若不忘于水，尚被水所迷。

众生与菩提，亦如冰之与水；为三毒所烧，即名为众生；为三解脱所净，即名菩提。为三冬所冻，即名为冰；为三夏所消，即名为水。若舍却冰，即无别水；若弃却众生，则无别菩提。

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众生性者，即菩提性也。

众生与菩提同一性，亦如乌头与附子共根耳；但时节不同，迷异境故，有众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为龙，不改其鳞；凡变为圣，不改其面。

但知心者智内，照身者戒外。真众生度佛，佛度众生，是名平等。

众生度佛者，烦恼生悟解；佛度众生者，悟解灭烦恼。是知非无烦恼，非无悟解；是知非烦恼无以生悟解，非悟解无以灭烦恼。

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众生度故。诸佛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贪爱皆是众生别名也。众生与无明，亦如左掌与右掌，更无别也。

迷时在此岸，悟时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见相，则离迷悟；既离迷悟，亦无彼岸。

如来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菩提也。

佛有三身者；化身报身法身；化身亦云应身。若众生常作善时即化身，现修智慧时即报身，现觉无为即法身。

常现飞腾十方随宜救济者，化身佛也。若断惑即是雪山成道，报身佛也。无言无说，无作无得，湛然常住，法身佛也。

若论至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

此谓三身者，但据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说，下智之人妄兴福

力也，妄见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上智之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此即解脱心，成于大道。

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此之谓矣！众生造业，业不造众生。今世造业，后世受报，无有脱时。唯有至人，于此身中，不造诸业，故不受报。经云：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岂虚言哉！

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人若造业，业与人俱生；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是知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生人也。

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业，妄说无报，岂至少不苦哉。若以至少而理前心，造后心报，何有脱时？若前心不造，即后心无报，复安妄见业报？

经云：虽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见。虽信有佛，言佛有金铍马麦之报，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阐提。

解圣法名为圣人，解凡法者名为凡夫。但能舍凡法就圣法，即凡夫成圣人矣。

世间愚人，但欲远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经云：无智人中，莫说此经。

经云：心也法也，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于圣人，但欲远外求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失心狂乱。

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内净，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内，八万四千烦恼为病本也。凡夫当生忧死，饱临愁饥，皆名大惑。

所以圣人不谋其前，不虑其后，无恋当今，念念归道。若未悟此大理者，即须早求人天之善，无令两失。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结跏趺。怡神寂照泯同虚。
旷劫由来不生灭。何须生灭灭无余。
一切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识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动自真如。
二更凝神转明净。不起忆想同真性。
森罗万像并归空。更执有空还是病。
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论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怀。谁道即凡非是圣。
三更心净等虚空。遍满十方无不通。
山河石壁无能障。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亦无无性即含融。
非但诸佛能如此。有情之类并皆同。
四更无灭亦无生。量与虚空法界平。
无去无来无起灭。非有非无非暗明。
不起诸见如来见。无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应能识。未会众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无边。不起一念历三千。
欲见真如平等性。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奥非心测。不用寻逐令疲极。
若能无念即真求。更若有求还不识。

达摩大师无心论

夫至理无言。要假言而显理。大道无相为接粗而见形。今且假立二人共谈无心之论矣。

弟子问和尚曰：有心无心？

答曰：无心。

问曰：既云无心，谁能见闻觉知，谁知无心？

答曰：还是无心，既见闻觉知，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既若无心，即合无有见闻觉知，云何得有见闻觉知？

答曰：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

问曰：既能见闻觉知，即是有心，那得称无？

答曰：只是见闻觉知，即是无心。何处更离见闻觉知，别有无心。我今恐汝不解，一一为汝解说，令汝得悟真理。假如见终日见由为不见，见亦无心；闻终日闻由为无闻，闻亦无心；觉终日觉由为无觉，觉亦无心；知终日知由为无知，知亦无心；终日造作，作亦无作，作亦无心。故云见闻觉知，总是无心。

问曰：若为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汝但子细推求看，心作何相貌？其心复可得，是心不是心。为复在内，为复在外，为复在中间？如是三处推求，觅心了不可得，乃至一切处求觅亦不可得。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和尚既云一切处总是无心，即合无有罪福，何故众生轮回六聚生死不断？

答曰：众生迷妄，于无心中而妄生心，造种种业，妄执为有，足可致使轮回六趣，生死不断。譬有人，于暗中见杌为鬼，见绳为蛇，便生恐怖。众生妄执亦复如是。于无心中，妄执有心，造种种业，而实无不轮回六趣。如是众生，若遇大善知识，教令坐禅，觉悟无心，一切业障，尽皆销灭，生死即断。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尽。若悟无心，一切罪灭亦复如是。

问曰：弟子愚昧，心犹未了，审一切处六根所用者应？

答曰：语种种施为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定无心否？

答曰：定是无心。只为众生妄执有心，即有一切烦恼生死菩提涅槃。若觉无心，即无一切烦恼生死涅槃，是故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菩提对烦恼得名，涅槃者对生死得名，此皆对治之法。若无心可得，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乃至生死涅槃亦不可得。

问曰：菩提涅槃既不可得，过去诸佛皆得菩提，此谓可乎？

答曰：但以世谛文字之言得，于真谛实无可得。故《维摩经》云：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又《金刚经》云：无有少法可得。诸佛如来，但以不可得而得，当知有心，即一切有；无心，一切无。

问曰：和尚既云，于一切处，尽皆无心，木石亦无心，岂不同于木石乎？

答曰：而我无心，心不同木石。何以故？譬如天鼓，虽复无心，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又如如意珠，虽复无心，自然能作种种变现。而我无心，亦复如是。虽复无心，善能觉了诸法

实相，具真般若，三身自在，应用无妨。故《宝积经》云。以无心意而现行。岂同木石乎？夫无心者，即真心也，真心者，即无心也。

问曰：今于心中，作若为修行？

答曰：但于一切事上觉了，无心即是修行，更不别有修行。故知无心即一切，寂灭即无心也。

弟子于是忽然大悟，始知心外无物，物外无心。举止动用，皆得自在，断诸疑网，更无挂碍。即起作礼，而铭无心，乃为颂曰：

心神向寂，无色无形。

睹之不见，听之无声。

似暗非暗，如明不明。

舍之不灭，取之无生。

大即廓周法界，小即毛端不停。

烦恼混之不浊，涅槃澄之不清。

真如本无分别，能辨有情无情。

收之一切不立，散之普遍含灵。

妙神非知所测，正觅绝于修行。

灭则不见其怀，生则不见其成。

大道寂号无相，万像窃号无名。

如斯运用自在，总是无心之精。

和尚又告曰：诸般若中，以无心般若而为最上。故《维摩经》

云：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外道。又《法鼓经》：若知无心可得，法即不可得，罪福亦不可得，生死涅槃亦不可得，乃至一切尽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乃为颂曰：

昔日迷时为有心，尔时悟罢了无心。

虽复无心能照用，照用常寂即如如。

重曰：

无心无照亦无用，无照无用即无为。

此是如来真法界，不同菩萨为辟支。

言无心者，即无妄相心也。

又问：何名为太上？

答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穷高之妙理，故云太上也。又太者，通泰之位也。三界之天，虽有延康之寿福尽。是故终轮回六趣，未足为太。十住菩萨，虽出离生死，而妙理未极，亦未为太。十住修心，妄有入无，又无其无有双遣，不妄中道，亦未为太。又忘中道，三处都尽，位皆妙觉。菩萨虽遣三处，不能无其所妙，亦未为太。又忘其妙，则佛道至极，则无所存，无存思则无思虑，兼妄心智永息，觉照俱尽，寂然无为，此名为太也。太是理极之义，上是无等色，故云太上，即之佛如来之别名也。

达摩大师息诤论

夫法身至寂，近远等同；理性弘幽，玄深叵测。虚融妙体，凡俗难明；进证得知，文辞未辨。且三乘而演畅，权弘迷徒。趣理寻思，未即于中觅道。小儿无识，可使杨叶为金。智者明然，明知不实。於是息诸诤论，寂默义论不申。假使语尽其源，亦未能至。

故道真如难辨，不在强文之中；纵令义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但经文具载，得意忘言。言若是真，宁容止息？只因众生不会，乖理求言，一身贪逐文辞，而不趣向其意。

真如佛性，具在身中。不息内思，披文外觅。假使多读不会，只是鹦鹉学言，终无了悟之情，岂免所食。

如来设教，只为大慈。虽演三乘，义归於一。慈悲愍念，故述多方。引接迷徒，望同证理。可叹今时学者，一向述言。虽复讲解千章，验行全无一备。口谈药方虽切，终不病除。对乏论浆，那能止渴？说食百味，不那饥苦仍存。岂容语义之中，能居圣体？是以言中无道，道亦无言。

言语之由，乃与为凡标述，权寻圣迹，非是口谈。证语道源，都无演说。凡夫未会，虽复要藉言词，只为不悟，言中展转，迷轮相惑。

必欲存心慕道，须学少用易明。不假多知，劳而无用。若也广求成道，善星只可玄登，所以多求，返生堕落；但看周利，触

事无堪，箕帚存心，由登罗汉。据斯道理，何假多求？

事藉专精，心居在定。菩提之路，不近不遥。转即内求，不劳外觅。若人内觅，是则不遥；若也外求，将知不近。但使世人不信，愿检后辞。理不可违，那能谬说。

余今略承斯证，愿粗恩君。必不此言，方知大悟善事。非独闻为好，亦望普使闻知。愿此含生，俱成佛道。

所说引证者，礼拜之中，劝人自归依佛，僧、法亦然。一体三宝在身，何劳远涉。今因此证，将作佛道不遥；更欲远求，不及回心向己。故言：“凭贤不能自圣，触食不济已饿。”凡则自凡，圣归他圣。学人虽藉明师相训，还须以己精专。若也矣慢不勤，师亦未能辄度。

盖闻道在不远，解不外凭。触食尚不济饿，凭贤那能圣己？但知如此，即须自制其身。师者只是良医，有疾药须自服。

夫大道幽冥，不可枷杖协成。乃从欢喜之生，不从忧戚之起。既知如此，何故不勤？矿虽有金，非炉不出。是以君子得意，尽夜苦己自求；无识小儿，始乃凭他度己。

若也背身求佛，徒费功程。如舍日月而求明，背灯光而觅晓。只可明从日起，日是明根。只是日乃生明，未见别有明能生日。千章万句，并是心为。心是万法之尊，岂可弃这外涉。

诸法因身而立，将知身是法根。若也无身，法无存立。行者但知身为法主，法则是僧。僧法既是一身，佛亦将知不别。佛法僧宝，本是一端。迷者不知，将为别体。

为此劝人求己，不外缘尘。君子自励成人，小儿凭他败己。前贤后圣，亦自求心。况乃今人，而不向己。

法若内无外有，学亦制不关人，纵使内外俱舍，亦须回心返照。若能返照，必达其源，事成不久。

夫道体之本，以己为源；万行缘由，不离一心为主。只为人多不信，一执坚牢，一向贪著，外求总总，不及向己。波波辛苦，转益迷昏。学问虽多，终无所由。只如无财话宝，岂得资身？纵使论言，何曾遗己？但自心迷广说，只是论高。假使广说心迷，终如话宝。

窃以经云：“具说多闻，状似贫人，昔夜数计他珍，终无半钱入己。”如人见他造业，即须克己修营。岂得委彼自贲，而望福报。事无斯理，浪受贫穷。唯须一一自专，论他无益。

虚谈圣迹，广说无为，说者只叹彼前贤，何关身己？尔乃自嗟迷久，识了不周，每将语义为原，不自穷研身己，一向论诤道理，执相逞才，说是道非，不觉随声仇怒。口虽说言无我，不觉随语我生。纵道无，不妨因兹即发。

凡是论诤，特有人我，非我不诤。未审余人，仆情如此。是以学人但能息诤，定得理长，识诤知非，将知不廖。真如渺冥，岂在诤论之中？佛性冲虚，那关有无之境？但自迷徒扰扰，不悟法性虚通。计著有无，凡情竞起。遂即高声执义，诤斗纷纭称意必忻，违情克怒。

口云将身慕道，专事人我不休。是以学者虽多，成无一二。

呜呼长叹，实是昏迷。可不久滞无明，尔乃恒诤胜负！

但欲学贵己，先自取弱卑身。不得以己迷成远，即轻於后学。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有识之徒，俱含佛性。只是未逢师匠，溢溺凡愚；一遇明师，还沾圣位。将知如此，不可以色观人。

道德在心，谁能辄识。孔丘虽圣，犹自恶见后生。况此凡流，能轻初学？夫立身之本，但以普敬、认恶为源。万善之中，莫过慈愍。欲求无失，事藉治心。在世生平，必须思虑。千殃之祸，不入慎门。百事不祥，无能逼善。思寻此事，实用非虚。上古已来，焉知不尔。

又处俗愿莫诤。有义欲申，善须和睦，不得辄生仇怒。纵逸喧情，非直损人，亦能伤己。向来此语多喜不适彼情，若有慈心，莫将为咎。计君道理，不藉此言。望使善事共弘，恶事同舍。

非直才能故聘，且如萤虫助日。即不加光，但尽赤心，述斯拙见。

达摩大师绝观论

(一)

粗是问头，缘门起决。注是答语、入理除疑。是名绝观论。

1、夫大道冲虚，幽微寂寞，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诠。今且立二人，共谈真实：师主名入理，弟子号缘门。

于是入理先生、寂无言说。缘门忽起、问入理先生曰：“云何名心、云何安心？”

答曰：“汝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可谓安矣。”

2、问曰：“若无有心，云何学道？”

答曰：“道非心念，何在于心也？”

3、问曰：“若非心念，当何以念？”

答曰：“有念即有心，有心即乖道。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

4、问曰：“一切众生实有心不？”

答曰：“若众生实有心，即颠倒。只为于无心中而立心，乃生妄想。”

5、问曰：“无心有何物？”

答曰：“无心即无物，无物即天真，天真即大道。”

6、问曰：“众生妄想，云何得灭？”

答曰：“若见妄想及见灭者，不离妄想。”

7、问曰：“不遣灭者，得合道理否？”

答曰：“若言合与不合，亦不离妄想。”

8、问曰：“若为 2 时是？”

答曰：“不为时是。”

(二)

1、缘门问曰：“夫言圣人者，当断何法、当得何法而云圣也？”

入理曰：“一法不断，一法不得，即为圣也。”

2、问曰：“若不断不得，与凡何异？”

答曰：“不同。何以故？一切凡夫妄有所断、妄有所得。”

3、问曰：“今言凡有所得、圣无所得，然得与不得有何异？”

答曰：“凡有所得，即有虚妄；圣无所得，即无虚妄。有虚妄故，即论同与不同；无虚妄故，即无异无不异。”

4、问曰：“若无异者，圣名何立？”

答曰：“凡夫之与圣人，二俱是名。名中无二，即无差别；如说龟毛兔角。”

5、问曰：“若圣人同龟毛兔角者，应是毕竟无。令人学何物？”

答曰：“我说龟毛无，不说龟亦无。汝何以设此难 3 也？”

6、问曰：“无毛喻何物？龟喻何物？”

答曰：“龟喻于道，毛喻于我。故圣人无我而有道。但彼凡夫而有我有名者，如横执有龟毛兔角也。”

7、问曰：“若如此者，道应是有，我应是无。若是有无，岂非有无之见？”

答曰：“道非是有，我非是无。何以故？龟非先无今有，故

不言有。毛非先有今无，故不言无。道之与我，譬类可知。”

8、问曰：“夫求道者，为一人得耶？为众人得耶？为各各得耶？为惣 4 共有之？为本来有之？为复修成得之？”

答曰：“皆不如汝所说。何以故？若一人得者，道即不遍。若众人得者，道即有穷。若各各得者，道即有数。若惣共得者，方便即空。若本来有者，万行虚设。若修成得者，造作非真。”

9、问曰：“究竟云何？”

答曰：“离一切根量 5、分别、贪欲。”

（三）

1、缘门问曰：“凡夫有身，亦见闻觉知。圣人有身，亦见闻觉知。中有何异？”

答曰：“凡夫眼见、耳闻、身觉、意知。圣人即不尔，见非眼见，乃至知非意知。何以故？过根量故也。”

2、问曰：“何故经中复说圣人无见闻觉知者何？”

答曰：“圣人无凡夫见闻觉知，非无圣境界；非有所摄，离分别故也。”

3、问曰：“凡夫实有凡境界耶？”

答曰：“实无妄有，本来寂灭。但被虚妄计着，即生颠倒也。”

4、问曰：“我不解，若为 6 圣见非眼见、圣知非意知？”

答曰：“法体难见，譬况可知。如彼玄光鉴物 7，如照所照，非有能照之眼。又如阴阳候物 8，似知所知，非有能知之意也。”

（四）

1、缘门起问曰：“道究竟属谁？”

答曰：“究竟无所属，如空无所依。道若有系属，即有遮有开、有主有寄也。”

2、问曰：“云何为道本？云何为法用？”

答曰：“虚空为道本，参罗 9 为法用也。”

3、问曰：“于中谁为造作？”

答曰：“于中实无作者，法界性自然。”

4、问曰：“可不是众生业力所为耶？”

答曰：“夫受业者而为业系所缠，自因无由 10；何暇系海积山、安天置地？”

5、问曰：“盖闻菩萨有意生身 11，岂不由神通之力耶？”

答曰：“凡夫有漏之业，圣人无漏之业，彼虽胜劣有殊，由 12 未是自然之道。故云‘种种意生身，我说为心量’。”

6、问曰：“既言空为道本，空是佛不？”

答曰：“如是。”

7、问曰：“若空是者，圣人何不遣众生念空、而令念佛也？”

答曰：“为愚痴众生，教令念佛。若有道心之士，即令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夫言实相者，即是空无相也。”

（五）

1、缘门起问曰：“盖闻外道亦得五通，菩萨亦得，共彼有何异也？”

入理答曰：“不同。何以故？外道谓有能得者；菩萨即不尔，

了达无我故也。”

2、问曰：“自有始，凡初学入理未圆，微证真如，薄 13 知妙理。与彼外道五通，何者胜？”

答曰：“先取入理微证，何用彼达事五通乎也？”

3、问曰：“若得五通者，交 14 为世所尊，交为世所重，前知未然，却知过事 15，自防愆犯，岂不胜哉？”

答曰：“不然。何以故？一切世人，心多著相，贪缘事业，假伪乱真。彼虽有胜意之通 16、善星之辩 17，若不知实相之理，皆不免没于裂地之患 18。”

（六）

1、缘门问曰：“道者为独在于形灵之中耶？亦在于草木之中耶？”

入理曰：“道无所不遍也。”

2、问曰：“道若遍者，何故煞 19 人有罪、煞草木无罪。”

答曰：“夫言罪不罪，皆是就情约事，非正道 20 也。但为世人不达道理，妄立我身；煞即有心、心结于业，即云罪也。草木无情，本来合道，理无我故；煞者不计 21，即不论罪与非罪。夫无我合道者，视形如草木，被斫如树林。故文殊执剑于瞿昙 22，鸯掘持刀于释氏 23。此皆合道，同证不生，了知幻化虚无，故即不论罪与非罪。”

3、问曰：“若草木久来合道，经中何故不记 24 草木成佛、偏记人也？”

答曰：“非独记人，亦记草木。经云：于一微尘中，具含一切法。又云：一切法亦如也，一切众生亦如也。如，无二无差别。”

（七）

1、缘门问曰：“如是毕竟空理，当于何证？”

入理曰：“当于一切色中求，当于自语中证。”

2、问曰：“云何当于一切色中求、当于自语中证？云何色中求、云何语中证？”

答曰：“空色一合，语证不二也。”

3、问曰：“若一切法空，何为圣通凡壅？”

答曰：“妄动故壅，真静故通。”

4、问曰：“既实空者，何为受薰？若既受薰，岂成空也？”

答曰：“夫言妄者，不觉忽而起，不觉忽而动。其实空体中，无有一法而受薰。”

5、问曰：“若实空者，一切众生即不修道。何以故？自然性是故。”

答曰：“一切众生若解空理，实亦不假修道。只为于空不空，生于有感。”

6、问曰：“若如此者，应离惑有道。云何言一切非道？”

答曰：“不然。非惑即是道，非离惑是道。何以故？如人醉时非醒，醒时非醉。然不离醉有醒，亦非醉即是醒也。”

7、问曰：“若人醒时，致醉 25 何在？”

答曰：“如手翻覆，若手翻时，不应更问手何在。”

(八)

1、缘门问曰：“若人不达此理，得说法化众生不？”

入理曰：“不得。何以故？自眼未明，焉治他目？”

2、问曰：“随其智力，方便化之，岂不得耶？”

答曰：“若达道理者，可名智力。若不达道理，名为无明力。何以故？助己烦恼作气力故也。”

3、问曰：“虽然不能如理化人，且教众生行十善五戒，安处人天，岂不益哉？”

答曰：“至理无益，更招二损。何以故？自陷陷他故。自陷者，所谓自妨于道；陷他者，所谓不免轮回六趣也。”

4、问曰：“圣人岂不说五乘有差别耶？”

答曰：“圣人无心、说差别法，但彼众生自心希望现。经云：若彼心灭尽，无乘及乘者。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也。”

(九)

1、缘门问曰：“何为真学道人不为他所知、不为他所识？何为也？”

答曰：“奇珍非为贫穷之所识，真人非为群邪伪人之所知。”

2、问曰：“世有伪人，不闲 26 正理，外现威仪，专精事业，多为男女亲近者，何也？”

答曰：“如淫女招群男、臭肉来众蝇，此为名相之所致也。”

(十)

1、缘门问曰：“云何菩萨行于非道、为通达佛道？”

答曰：“善恶无分别也。”

2、问曰：“何谓无分别？”

答曰：“于法不生心也。”

3、问曰：“可无作者乎？”

答曰：“非有无作者也。”

4、问曰：“不觉知乎？”

答曰：“虽知，无我也。”

5、问曰：“无我，何有知？”

答曰：“知亦自无性。”

6、问曰：“道我，有何妨？”

答曰：“知名亦不妨。只恐心中有事。”

7、问曰：“有事，有何妨？”

答曰：“无妨即无事，无事问何妨？”

8、问曰：“若简有事、取无事者，云何名行非道耶？”

答曰：“其实无事。汝强遣他生事，作何物？”

9、问曰：“叵有 27 因缘得煞生不？”

答曰：“野火烧山，猛风折树，崩崖压兽，泛水漂虫；心同如此，合人亦煞。若有犹豫 28 之心，见生见煞中有心 29 不尽，乃至蚊子亦系你命也。”

10、问曰：“叵有因缘得偷盗不？”

答曰：“蜂采池花，雀衔庭粟，牛餐泽豆，马噉 30 原禾；毕竟不作他物解，合山岳亦擎取得。若不如此，乃至针锋缕叶亦系

你项、作奴婢。”

11、问曰：“叵有因缘得行淫不？”

答曰：“天覆于地，阳合于阴，厕承上漏，泉澍 31 于沟；心同如此，一切行处无障碍。若情生分别，乃至自家妇亦污你心也。”

12、问曰：“叵有因缘得妄语不？”

答曰：“语而无主，言而无心，声同钟响，气类风音；心同如此，道佛亦是无。若不如此，乃至称佛亦是妄语。”

（十一）

1、缘门起问曰：“若不存身见，云何行住坐卧也？”

答曰：“但行住坐卧，何须立身见？”

2、问曰：“既不存者，得思惟义理不？”

答曰：“若计有心，不思惟亦有；若了无心，设思惟亦无。何以故？譬如禅师净 32 坐而兴虑、猛风乱动而无心也。”

（十二）

1、缘门问曰：“若有初学道人，忽遇因缘，他欲来害，云何对治而合道乎？”

答曰：“一个 33 不须对治。何以故？可避，避之；不可避，任之；可忍，忍之；不可忍，哭之。”

2、问曰：“若哭，与他有我见人何别？”

答曰：“如杵扣钟，其声自然出也。何必即有我乎？汝若强死捉心，啮齿噤忍，此乃存大大我。”

3、问曰：“人之哀哭，中有情动，岂同钟响？”

答曰：“言同与不同者，但是汝多事、妄想思量作是问。若无心分别者，道体自然。”

4、问曰：“吾闻圣人兵 34 不伤、苦不枉、色不受、心不动。此何谓也？”

答曰：“若了一切法即无我，声与不声、动与不动，俱合道理、无妨碍。”

（十三）

1、缘门问曰：“我见有学道人，不多专精持戒，护威仪不殷懃，不化众生，腾腾任运者，何意也？”

答曰：“欲亡一切分别心，欲灭一切诸有见。虽似腾腾任运 35，而内行无间 36。”

2、问曰：“如此行者，乃更生他小儿之见，云何言能灭见也？”

答曰：“但灭汝见，何虑他生？譬如鱼脱深渊，何虑捕者嫌尔 37？”

3、问曰：“若此者，即是自益损他，何名大士？”

答曰：“汝见若不生，彼即不生。汝今玄虑 38 他生，乃是自生，非他生也。”

4、问曰：“内通大理，外现小仪，于法何损？”

答曰：“汝今强欲要他大老子作小儿戏，于理何益？”

5、问曰：“如是灭见大士，何人能识？何人能知也？”

答曰：“证者乃知，行者能识。”

6、问曰：“如此大士，亦能化生不？”

答曰：“何有日月不照、灯举不明！”

7、问曰：“作何方便？”

答曰：“正直无方便。”

8、问曰：“若无方便，云何利益？”

答曰：“物来而名，事至而应。无心计校 39，有预算之缘 40。”

9、问曰：“我闻如来七日思惟，起乎方便，云何而言无有计校 41 之心？”

答曰：“诸佛境界，非思量觉观所知。”

10、问曰：“佛岂妄语耶？”

答曰：“真实非虚妄。”

11、问曰：“云何经说思惟，今言不思惟？”

答曰：“化门方便也。”

12、问曰：“诸佛方便从何而生？”

答曰：“诸佛不生，但从心生。缘化万有，法本无名。”

（十四）

1、缘门问曰：“我不知云何名为佛？云何名为道？云何名变化？云何名常住？”

入理答曰：“觉了无物谓之佛。通彼一切谓之道。法界出生为变化。究竟寂灭为常住。”

2、问曰：“云何名一切法悉是佛法？”

答曰：“非法非非法，是一切佛法也。”

3、问曰：“何名为法？何名非法？何名非法非非法也？”

答曰：“是法名是法。非法名非法。是非非所量，故名非法非非法。”

4、问曰：“此说谁证？”

答曰：“此说非谁，云何言证？”

5、问曰：“无谁何说？”

答曰：“无谁无说，即是正说。”

6、问曰：“何名邪说？”

答曰：“计有说者。”

7、问曰：“是谁之计？云何无计？”

答曰：“计者但语；语中无语，计者亦无。”

8、问曰：“若此说者，即一切众生本来解脱。”

答曰：“尚无系缚，何有解脱人！”

9、问曰：“此法何名？”

答曰：“尚无有法，何况有名！”

10、问曰：“若此说者，我转不解。”

答曰：“实无解法，汝勿求解。”

11、问曰：“云何究竟？”

答曰：“无始终。”

12、问曰：“可无因果耶？”

答曰：“无本即无末。”

13、问曰：“云何说证？”

答曰：“真实无证说 42。”

14、问曰：“云何知见？”

答曰：“知一切法如，见一切法等。”

15、问曰：“何心之知？何目之见？”

答曰：“无知之知，未见之见。”

16、问曰：“谁说是言？”

答曰：“如我所问。”

17、问曰：“云何如我所问？”

答曰：“汝自观问，答亦可知。”

18、于是缘门再思再审，寂然无言也。

入理先生乃问曰：“汝何以不言？”

缘门答曰：“我不见一法如微尘许而可对说。”

尔时入理先生即语缘门曰：“汝今似见真实理也。”

（十五）

1、缘门问曰：“云何似见、非正见乎？”

入理答曰：“汝今所见无有一法者，如彼外道，虽学隐形，而未能灭影亡迹。”

2、缘门问曰：“云何得形影俱灭也？”

入理答曰：“本无心境，汝莫起生灭之见。”

3、问曰：“凡夫所以问、圣人所以说？”

答曰：“有疑故问，为决疑故说也。”

4、问曰：“吾闻圣人无问而自说。何决也？是有法可说耶？为是玄见 43 他疑耶？”

答曰：“皆是对病施药也；如天雷声动，必有所应。”

5、问曰：“大圣如来，既无有心生，缘何现世？”

答曰：“夫太平之世，瑞草缘生。”

6、问曰：“如来既非命尽，云何现灭？”

答曰：“饥荒之世，五谷缘灭也。”

7、问曰：“吾闻圣人哀从定起，悲化群生，无碍大通，岂同瑞草也？”

答曰：“定谓法身；报身，四大肉身也；分别前境应起，谓化身。法无因系，化无缘留，出没虚通，故曰无碍也。”

8、问曰：“云何言悲？”

答曰：“但以化身无虑，体合真空，仁物无心，彼强谓之悲。”

9、问曰：“众生何时修道，得似如来？”

答曰：“若不了者，于恒沙劫修道，转转不及 44。初若了者，众生当身即是如来，何论得似、不似？”

10、问曰：“若如说者，如来即是易得，云何言三大劫修？”

答曰：“甚难也。”

11、问曰：“若不转 45，即身是，云何名难？”

答曰：“起心易，灭心难；是身易，非身难；有作易，无作难。故知玄功难会，妙理难合；不动即真，三圣希及 46。”

12、于是缘门长叹，声满十方，忽然无音，豁然大悟。玄光净智，返照无疑，始知学道奇难，徒兴梦虑，而即高声叹曰：“善哉！善哉！如先生无说而说，我实无闻而闻，闻说一合，即寂寞

无说。不知先生向来问答，名谁何法？”

于是入理先生身安不动，目击无言，顾视四方，呵呵唧唧而谓缘门曰：“夫至理幽微，无有文字。汝向来所问，皆是量起心生。梦谓多端，觉已无物。汝欲流通于世，寄问假名，请若收踪，故名《绝观论》也。”

（十六）47

1、问曰：“人皆有心，作何方便，得无生心？”

答：“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知三界如幻实空，始可得免。”

2、问曰：“一切众生如幻如梦，弟子煞之，有罪不？”

答曰：“若见众生是众生，煞之得罪。不见众生是众生，即无可煞；如梦中煞人，寤时毕竟无物。”

3、问：“云何入道？”

答：“心非有无，何问入道？欲得识入道者，不出入心是也。”

4、问：“有人饮酒食肉，行诸五欲，得作佛法耶？”

答：“心尚不有，谁作是非？”

5、问：“何名佛法？”

答：“知心法无，即是佛法。”

6、问：“何名无分别智？”

答：“现识不生、觉观不起是。”

7、问：“何名妄想？”

答：“想念心是。”

8、问：“云何息妄想？”

答：“知妄想不生，无妄可息；知心无心，无心可息是也。”

9、问：“何名如来藏？”

答：“觉知色尘是自心现，想即不生故，即是如来藏。”

10、问：“世人修学，得道不？”

答：“口说修道，实行不可成。世人皆初时有心，久后即慢。故曰：实行者不可口说而得道也。又云：兵怯，不可拟敌；马劣，不能代步。”

11、问：“云何无名相法？”

答：“心里所求，证无人我。说即假名，言即假相。见闻知觉，有何名相？”

12、问：“作何行，即生无色界？”

答：“此人不知方法，皆是息妄见心；虽得心静，久后还发。经云：当来比丘，如犬逐块。人已掷块，犬不知块从人起。犬咬块，不咬其人。若也咬人，块即自息。修道之人若了心量，亦复如是。”

13、问：“佛度众生尽，然后成佛。众生未度，佛已成佛。”

答：“佛自有解：譬如有客坐在暗室，主人吹火，意欲照客，但火着时，主人先照。菩萨意度众生，然功德具足，在前成佛。”

14、问：“众生本法如何？”

答：“无佛无众生，不见人我相，即是本法。（观行法为有缘、无名上士集。）⁴⁸ 譬如矿中，虽有其金，若不施功，终不可得；

用功之者，乃获金矣。心亦如是。虽知本来常寂，若不观察，不得定也。是劝诸学者，一切时处，恒向内照，物得捉之舍 49。

若人求道不习此，千劫万劫枉功夫。

徒自疲劳忍辛苦，究竟不免堕三涂。

譬如求酥钻摇水，力尽不获实由愚。

智者求心不求佛，了本心源即无余。

亦如求酥钻乳浓，不费其功疾成酥。”

15、问曰：“诸佛圣人说青黄赤白观法，何意？”

答曰：“正约众生使住。此是住心法，亦合人识知所见皆不实。若为知，一切物上，或见青，或见黄，即一切所见皆无实。如今人将放光明作圣，大误也。”

16、问曰：“作观，亦知过去未来，若为？”

答曰：“由心静知。纵使知，亦是不实。”

17、又问：“佛得他心智，知过去未来等事，亦可是不实？”

答曰：“亦不是实。经云：菩萨无来去今，云何见过去、未来等事？说佛见过去、未来，得他心智，是不了经说。”

18：问曰：“如来藏是众生，云何？”

答曰：“如来藏者，为见身人说有如来藏。若不见身者，即不说有如来藏。”

19、又问：“如来藏量说始有，若为？”

答曰：“人见身实者，即说有父母所生；若不自见身，亦不得论父母。佛就众生见实，即说如来藏。众生根本，皆如来藏造

业，但造业即受报。说如来藏者，是不了教说。又知如来藏是无我之异名，亦是尽义也。

〔注解〕

1. 绝观论，又名《达磨和尚绝观论》、《入理缘门论》、《菩提心境相融一舍论》。据推测，本论为唐牛头法融禅师所作。敦煌出土中，本文有五种写本。关于本书的作者，众说纷纭。日本学者久野芳隆与关口真大据《宗镜录》卷九、卷十三、卷七十九、卷九十七，《祖堂集》卷三以及《圆觉经大疏抄》卷十一等所引，撰文论证此书为唐代牛头法融（594-657）的著作。此外，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中，指出敦煌本《绝观论》当为法融承达磨《二入四行论》之意而撰。本书所录文本来自《禅宗全书》第三十六册、《大藏经补编》第十八册所收之日本禅文化研究所藏本。

2. 若为：如何、怎样。

3. 难：诘难、问难。

4. 惣，“惣”的讹字，同“总”。

5. 根量：眼耳等六根之所量知。

6. 若为：如何，怎样

7. 玄光鉴物：指神光照物，不见光之所从来。

8. 阴阳候物：指万物随阴阳四季而荣枯，个中似有灵知，而不见有能知者。

9. 参罗：犹言森罗。参，当作“掺”，音 sen 阴平，众多貌。

10. 自在无由：犹言自己尚且不得自由、作不了自己的主。

11. 意生身：又作意成身、意成色身。非父母所生之身体，乃初地以上之菩萨为济度众生，依“意”所化生之身。此外，中有之身、劫初之人、色界、无色界、变化身、界外之变易身等，均属意生身。

12. 由：同“犹”。

13. 薄：略微。

14. 交：俱，都，并。

15. 前知未然，却知过事：能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能知晓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16. 胜意之通：胜意与喜根，为二菩萨名。胜意菩萨不见实相，偏于事相，喜头陀行，称赞少欲知足，远众独行。而喜根菩萨通达实相，不坏威仪，不舍世法，主张烦恼性即是菩提性。胜意菩萨因而诽谤喜根菩萨以邪法教化众生，而身堕大地狱中。事见《诸法无行经》卷二。

17. 善星之辩：原为“善星之弁”，据《宗镜录》卷四十二改。善星比丘，传说是佛为太子时之子。出家读诵十二部经，能断欲界之烦恼，发得第四禅定，谓为真涅槃。然彼近恶友退失所得之解脱，以为无涅槃之法，起因果拨无之邪见，且向佛起恶心，生堕无间地狱，因之称曰阐提比丘。阐提者，一阐提之略，不信之义，不成佛之义也，又称曰四禅比丘。《涅槃经》三十三曰：“善星比丘！是佛菩萨时子，出家之后受持读诵分别解说十二部经。坏欲界结，获得四禅。（中略）善星比丘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

亲近恶友，退失四禅。失四禅已，生恶邪见。作如是言：无佛无法，无有涅槃。（中略）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在尼连禅河，可共往问。尔时如来即与迦叶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见如来，见已，即生恶邪之心。以恶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狱。（中略）以其宣说无因无果，无有作业。尔乃记彼永断善根，是一阐提厕下之人，地狱劫住。”

18. 裂地之患：指身陷地狱之恶报。

19. 煞：同“杀”。下同。

20. 正道：此指实相。

21. 不计：指不计较或执着我、我所。

22. 文殊执剑于瞿昙：事见《大宝积经》卷一“尔时世尊为欲除彼五百菩萨分别心故，即以威神觉悟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承佛神力，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膊，手执利剑，直趣世尊。欲行逆害时，佛遽告文殊师利言：“汝住！汝住！不应造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为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师利从本已来，无我无人无有丈夫，但是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彼已害我，即名为害。”时诸菩萨闻佛说已，咸作是念：一切诸法悉如幻化，是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

23. 鸯掘，即鸯掘摩罗，为佛陀弟子之一。又作鸯崛利摩罗、央掘摩罗。意译指鬘、指髻。原为室罗伐悉底城之凶人，因信邪师之言，嘱其杀人一千，各取一指作鬘，始得授以涅槃之法。摩罗遂常杀人，并将所得之指串为鬘状而戴于身止。杀至九百九十九人时，最后欲多样其母以在一千之数。佛陀怜悯之，乃为其说法，终至忏悔改过而入

佛门，后得阿罗汉果。事见《杂阿含经》卷三十八、《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鸯掘摩经》、《鸯掘髻经》等经典。

24. 记：授记。

25. 致醉：指醉时的状态。

26. 闲：通“娴”，熟练，熟习。

27. 叵有：亦作“颇有”，表推度、揣测之语气，犹言“除此之外可有、尚有、更有”。

28. 犹预：图谋、预谋。犹，同“猷”。

29. 有心：执实有之心。与般若空观之心相对。

30. 噉：音 d à n，吃。

31. 澍：此处读 zh ù，同“注”，注入。

32. 净，通“静”。

33. 一个：犹言全然、都。

34. 兵，指刀剑等兵器。

35. 腾腾任运：意思是在日常动用中任持自性，随缘应物。腾腾，奋起，动作迅疾刚健。任运，原指听任命运摆布，此指随缘应物。

36. 无间：不间断，打成一片。

37.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只管打掉自己的分别缘虑之心就行了，何必考虑他人是否生见。就好比鱼儿从网中脱出，回到深潭中，这就达到目的了，何必还考虑捕鱼的人是否生恨心。嫌，恨。

38. 玄虑：妄认为。

39. 计校，同“计较”。

4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诸佛菩萨虽然处于无心、无为的状态，但是他们却具有应缘度生的神通妙用，一切事情就好象事先预知、事先准备好了似的，毫厘不爽。

41. 同 39。

42. 说证、证说：说与证，又称说与默，为菩萨之二正行。以无漏之正智契入所缘之真理，谓之证。依众生之因缘而对机说法，应病与药，谓之说。就实相之理体而言，无说亦无证，有说有证皆是末边之事，与理体了无交涉。

43. 玄见：以他心通知晓。

44. 转转不及：犹言不断轮回，愈求愈远，与目标背道而驰。

45. 不转：永离诸趣差别流转，恒常安住自性。

46. 希及：罕有能达到者。

47. 以后所集文字，疑为后补上去的。

48. 此句恐非原文，为钞录者补入。

49. 物得捉之舍：此句恐钞录有误。疑为“勿得促之舍”，意思是不要匆忙停止做功夫。

达摩祖师心经颂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智慧清净海。理密义幽深。波罗到彼岸。向道祇由心。

多闻千种意。不离线因针。经花系一道。万劫众贤钦。

观自在菩萨

菩萨超圣智。六处悉皆同。心空观自在。无阂大神通。

禅门入正受。三昧任西东。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行踪。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六年求大道。行深不离身。智慧心解脱。达彼岸头人。

圣道空寂寂。如是我今闻。佛行平等意。时到自超群。

照见五蕴皆空

贪爱成五蕴。假合得为身。血肉连筋骨。皮里一堆尘。

迷徒生乐著。智者不为亲。四相皆归尽。呼甚乃为真。

度一切苦厄

妄系身为苦。人我心自迷。涅槃清净道。谁肯著心依。

阴界六尘起。厄难业相随。若要心无苦。闻早悟菩提。

舍利子

达道由心本。心净利还多。如莲华出水。顿觉道源和。

常居寂灭相。智慧众难过。独超三界外。更不恋娑婆。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与空一种。未到见两般。二乘生分别。执相自心谩。

空外无别色。非色义能宽。无生清净性。悟者即涅槃。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非空空不有。非色色无形。色空同归一。净土得安宁。

非空空为妙。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甚处立身形。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受想纳诸缘。行识量能宽。遍计心须灭。我病不相于。

解脱心无碍。破执悟心源。故云亦如是。性相一般般。

舍利子

说舍论身相。利言一种心。菩萨金刚力。四相勿令侵。

达道离人执。见性法无音。诸漏皆总尽。遍体是真金。

是诸法空相

诸佛说空法。声闻有相求。寻经觅道理。何日学心休。

圆成真实相。顿见罢心修。迥然超法界。自在更何忧。

不生不灭

卢舍清净体。无相本来真。如空皆总遍。万劫体长存。

不共皆不著。无旧亦无新。和光尘不染。三界独为尊。

不垢不净

真如越三界。垢净本来无。能仁起方便。说细及言粗。

空界无有法。是现一轮孤。本来无一物。岂合两般呼。
不增不减

如来体无相。满足十方空。空上难立有。有内不见空。
看似水中月。闻如耳畔风。法身何增减。三界号真容。
是故空中

菩提不在外。中闻觅也难。非相非非相。量测失机关。
世界非世界。三光照四天。本来无障阂。甚处有遮栏。
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色本来空。无受意还同。行识无中有。有尽却归空。
执有实不有。依空又落空。色空心俱离。方始得神通。
无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无自性。随相与安排。色分缘声响。人我舌谈谐。
鼻或分香臭。身意欲情乖。六处贪爱断。万劫不轮回。
无色声香味触法

证智无声色。香味触他谁。六尘从妄起。凡心自惑疑。
生死休生死。菩提证此时。法性空无住。只恐悟他迟。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六识从妄起。依他性自开。眼耳兼身意。谁肯自量裁。
舌鼻行颠倒。心王却遣回。六识中不久。顿悟向如来。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十二因缘有。生下老相随。有身无明至。二相等头齐。
身尽无明尽。受报却来期。智身如幻化。急急悟无为。

无苦集灭道

四谛兴三界。顿教义分明。苦断集已灭。圣道自然成。

声闻休妄想。缘觉意安宁。欲知成佛处。心上莫留停。

无智亦无得

法本非无有。智慧难测量。欢喜心离垢。发光满十方。

难胜于前现。远行大道场。不动超彼岸。善慧法中王。

以无所得故

寂灭体无得。真空绝手攀。本来无相貌。权且立三檀。

四智开法喻。六度号都关。十地三乘法。众圣测他难。

菩提萨埵

佛道真难识。萨埵是凡夫。众生要见性。敬佛莫心孤。

世间善知识。言论法细粗。顿悟心平等。中间有相除。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般若言智慧。波罗无所依。心空性广大。内外尽无为。

性空无碍辩。三界达人稀。大见明大法。皆赞不思议。

心无挂碍

解脱心无阂。意若太虚空。四维无一物。上下悉皆同。

来往心自在。人法不相逢。访道不见物。任运出烦笼。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生死心恐怖。无为性自安。境忘心亦灭。性海湛然宽。

三身归净土。八识离因缘。六通随实相。复本却还源。

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二边纯莫立。中道勿心修。见性生死尽。菩提无所求。

身外觅真佛。颠倒一生休。静坐身安乐。无为果自周。

究竟涅槃

究竟无生性。清净是涅槃。凡夫莫测圣。未到即应难。

有学却无学。佛智转深玄。要会无心理。莫著息心源。

三世诸佛

过去非言实。未来不为真。现在菩提子。无法号玄门。

三身同归一。一性遍含身。达理非三世。一法得无因。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智深难测。慧解广无边。无上心正遍。慈光满大千。

寂灭心中巧。建立万余般。菩萨多方便。普救为人天。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般若为神咒。能除五蕴疑。烦恼皆断尽。清净自分离。

四智波无尽。八识有神威。心灯明法界。即此是菩提。

是无上咒

无上称最胜。拔济为群迷。摩诃三界主。愿广起慈悲。

能顺众生意。随流引化迷。人人起彼岸。由我不由伊。

是无等等咒

佛道成千圣。法力更无过。真空灭诸有。示现化身多。

来为众生苦。去为世间魔。劫石皆归尽。唯我在娑婆。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佛愿慈心广。世世度众生。弘法谈真理。普劝急修行。

回心见实相。苦尽见无生。永息三恶道。坦荡乐里里。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故说真如理。未悟速心回。六贼十恶灭。魔山合底摧。

神咒除三毒。心花五叶开。果熟根盘结。步步见如来。

即说咒曰：羯谛羯谛，波罗羯谛，波罗僧羯谛，菩提萨婆诃

羯谛本宗纲。扶机建法幢。如来最尊胜。凡心莫等量。

无边无中际。无短亦无长。般若波罗蜜。万代古今常。

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迷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解时识摄色，迷时色摄识。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切念处，是名正觉。

问：云何自心现量？

答：见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计作有，自心计作无。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解者气力弱，即事即法者深。

从汝种种运为跳踉颠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有施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体是法界故。

问：世间人种种学问，云何不得道？

答：由见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由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由亡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问：说法既空，阿谁修道？

答：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亦我也。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智者任物不任己，即

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一切处无心，即作处无作处。无作法，即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受镬汤炉炭等事，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性，即涅槃性。无忆相分别，即是法界性。

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

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问曰：“何名禅定？”

答曰：“禅为乱心不起无动无念为禅定。端心止念，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湛然不动，名之为禅定。”

问曰：“何名为禅观？”

答曰：“心神澄净名之为禅，照理分明名之为观。禅观自达无有错谬，故名禅观。心神澄净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湛然不动名之为禅。”

问曰：“何名禅定？”

答曰：“禅定者梵音。此名功德聚林。三界诸佛皆说禅坐，故名功德聚林。”

又问：“何名禅法？”

答曰：“禅法从通有次第。初学时从始终有七种观门——第一住心门，第二空心门，第三心无相门，第四心解脱门，第五禅定门，第六真妙门，第七智慧门。

“住心门者，谓心散动攀缘不住，专摄念住更无去动，故名住心门；

“空心门者，谓看心转追觉心空寂，无去无来，无有住处，无所依心，故云空心门；

“心无相门，谓心澄净无有相貌，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长非短，非大非小，非方非圆，湛然不动，故无相门；

“心解脱门者，知心无系无缚，一切烦恼不来上心，故名心解脱门；

“禅定者，西域梵音，唐言静虑。觉心寂静，行时、住时、坐时、卧时皆悉寂静，无有散动，故名寂静；

“真如门者，觉心无心，等同虚空，遍周法界，平等不二，无千无变，故名真如门；

“智慧门者，识了一切名之为智，契达空源名之为惠。故名智慧门，亦名究竟道。亦名大乘无相禅观门。则是修禅学道故，禅有七种观门。

“大声念佛得十种功德。一者不闻恶声，二者念佛不散，三者排去睡眠，四者勇猛精进，五者诸天欢喜，六者魔军怖畏，七者声振十方，八者三途息苦，九者三昧现前，十者往生净土。”

达摩大师语录

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师曰：“廓然无圣。”

帝曰：“对联者谁？”

师曰：“不识。”

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

师曰：“无功德。”

帝曰：“何以无功德？”

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

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

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

（据《祖堂集》卷二）

（神光）则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

师语神光云：“诸佛菩萨求法，不以身为身，不以命为命。汝虽断臂求法，亦可在。”

遂改神光名为惠可。

又问：“请和尚安心。”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心。”

进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觅得岂是汝心？与汝安心竟。”

达摩语惠可曰：“为汝安心竟，汝今见不？”

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槃岸。”

师云：“如是，如是。”

惠可进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不？”

达摩曰：“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据《祖堂集》卷二）

达摩云：“我有一领袈裟，传授与汝。”

惠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传心，复无文字，用此袈裟何为？”

大师云：“内授法印，以契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虽则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于中三世诸佛，递相授记。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后代传法者有稟承，学道者得知宗旨，断众生疑故。”

惠可便顶礼，亲事九年，昼夜不离左右。

达摩大师乃而告曰：“如来以净法眼并袈裟付嘱大迦叶，如

是展转，乃至于我，我今付嘱汝。汝听我偈曰：

吾本来土，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据《祖堂集》卷二）

达摩大师皮囊歌

这皮囊，多窒碍，与我灵台为患害。随行逐步作机谋，左右教吾不自在。

筋一团，肉一块，系缀百骸成四大。有饥有渴有贫穷，有病有灾有败坏。

要饭喂，要衣盖，更要荣华贪世态。使我心上不得闲，为伊始下来生债。

细思量，真难耐，招引群魔难禁戒。滋生五鬼及三尸，长养八邪并六害。

屎尿渠，脓血聚，算来有甚风流处。九孔常流不净坑。六门尽是狼籍铺。

堕三途，沉六趣，盖为皮囊教我做。如今识汝是冤家，所以教予生厌恶。

问明师，求便路，得法方能自回互。只为生从爱欲来，欲心数尽无来去。

断欲心，要坚固，休恋皮囊自失误。淡饭粗茶且给时，其余更复生贪妒。

主人公，休慕顾，识取其中玄妙处。内隐一颗大神珠，昼夜光明常显露。

不拘言，难词诉，耳不能闻眼不觑。不空不有不中间，晃晃明明无定度。

养皮囊，要纯素，纯素之中生解悟。忽尔心中解悟明，皮囊变作明珠库。

放光明，遍法界，内外相通无挂碍。照见堂堂出世人，端严具足神通在。

也无罪，也无福，也无天堂并地狱。一朝摆脱这皮囊，自在纵横无管束。

也不来，也不去，来去中间无定住。荡荡巍巍烁天虚，谁能更觅成佛处。

信心铭

三祖僧璨大师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
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
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
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
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
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
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
二见不住，慎勿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逐能沈。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
一空同两，齐含万像。不见精粗，宁有偏党。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
执之失度，心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沉昏不好。
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趣一乘，勿恶六尘。

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
法无异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妄自斟酌。
梦幻空华，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
眼若不眠，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
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
启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
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然，不劳心力。
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万年。
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妄绝境界。
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按语

据《楞伽师资记》的记载，四祖道信大师著有《菩萨戒法》一本，并有禅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弟子。此书在《楞伽师资记》的《道信传》中有所记载，其篇幅约占全书的 2/5，是否是原著的全部已不可考。

《楞伽师资记》一卷，唐净觉撰，是对《楞伽经》的译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和提倡以《楞伽经》心性思想指导坐禅修行的菩提达摩及其后继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等人的简历和禅法的集录。如果把其中涉及到的达摩、弘忍以及神秀的弟子（包括净觉）都计算在内，共有 8 代 24 人。此书与《传法宝纪》都是禅宗北宗史书，对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历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然而此书久已佚失。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日学者开始从敦煌遗书中发现它的残本以来，直到 60 年代经过陆续发现和研究才拼凑成一个基本完整的本子。

胡适在 1926 年最初从伦敦大英博物院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分别发现此书的三个抄本（S2054、S4272、P3436），回国后忙于其他事务久久未能整理。日本铃木大拙及其在北京的学生朝鲜人金久经处得知胡适有此书的抄本，请他借去抄写。金久经从胡适处借到此三种抄本后，将它们对照校勘，1831 年以《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的书名由北京待曙堂出版。此后又加以修订，收入他在 1934 年于沈阳出版的文集《薰园丛书》之内（下简称金本）。

日本矢吹庆辉也在伦敦发现 S2054 抄本，在 1930 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鸣沙余韵》的图版中影印介绍，后来以此本为底本，校之以金久经的刊本，把它收在 1932 年出版的《大正藏》第 85 卷之中（下简称大正藏本）。

1949 年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对《楞伽师资记》

进行会读，对《大正藏》本和金久经校本重加审定，其成果由**案**原寿雄整理后以《楞伽师资记校注》的标题发表在 1954 年出版的《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之中（下简称**案**原本）。

1971 年柳田圣山综合利用以往的发现和研究，编撰《初期的禅史 I》，将他新校订的汉文本和日译的《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编在一起，由筑摩书房出版。柳田所校订的《楞伽师资记》是迄今最完备的校本（下简称柳田本）。

现主要依据柳田本将《楞伽师资记》中的道信传记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部分录出，对个别字句参考其它校本有所改动，并重作分段、标点，以方便读者参考，凡有改动之处皆加校注说明。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四祖道信大师

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禅师，承粲禅师后。其信禅师，再敝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为有缘根熟者说。

一、一行三昧

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全名《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经》，二卷，梁曼陀罗仙译，见《大正藏》第八册 726 页至 739 页）“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文殊说般若经》云：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¹，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

二、实相忏悔

《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²。摒除³三毒心、觉观心。念佛心心

¹ “辩才”，柳田校本作“办才”，纂原校本同；金久经校本、《大正藏》本皆作“辨才”。“辩才”，意为巧妙宣说佛法的才能，是大乘佛教所说的菩萨所具有的智能之一，例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说龙女“得不退转辩才无碍”；《维摩经·方便品》说维摩诘居士“辩才无碍”。因此，校作“辩”比较得当。

² “忏悔”，柳田本、《大正藏》本缺“悔”字，参考金本、纂原本加。

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识无形，佛无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征⁴。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净，常现在前，一切诸缘，不能干乱。可以故？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住是心中，诸结烦恼，自然除灭。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集一毛端，于其本事如故，不相妨碍。《华严经》云：有一经卷，在微尘中，见三千大千世界事。

三、止观双修

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略为后生疑者，假为一问：

（一）如来法身若此者，何故复有相好之身？

信曰：正以如来法性之身清净圆满，一切像类悉于中现，现法性身无心起作，如颇梨镜悬在高堂，一切像悉于中现，镜亦无心，能现种种。经云：如来现世说法者，众生妄想故；今行者若修心尽净，则知如来常不说法，是乃为具足多闻。闻者，一切无相也。是以经云：众生根有无量故，所以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义亦名无量义。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则无相也。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则泯然清净是也。斯之诚言，则为证也。

坐对当觉，识心初动，运运流注，随其来去，皆令知之，以金刚慧⁵征责，犹如草木，无所别知，知无所知，乃名一切知。此

³ 各本皆据原本作“併除”，按原文的意思改“併”为“摒”较好。“摒除”，意为排除、断除。

⁴ 此取简化字，原作“徵”，意为不须再求征知思考。另《大藏经》本据伦敦本作“徵”。

⁵ “慧”，乃智慧之“慧”，《维摩经·入不二法门品》载师子菩萨谓“以金刚慧决了此相”，僧肇解释为“金刚慧，实相慧也。”（僧肇《注维摩诘经》卷八）。原作“惠”，敦煌写本“慧”多写作“惠”。

是菩萨一相法门。

（二）问：何者是禅师？

信曰：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师）。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惠力庄严，以此度众生。

四、解行并重

（三）云何能悟解法相，心得明净？

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或可因人为说，即得悟解；或可永不须说得解。经道：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为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所污，贪嗔痴倒所染，众生不悟心性本来常清净。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今略出根缘不同，为人师者，善须识别。《华严经》云：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国。解时佛国皆亦如，即如国皆不依。《涅槃经》云：有无边身菩萨，身量如虚空。又云：有善光故，犹如夏日。又云：身无边故，名大涅槃。又云：大般⁶涅槃其性广博。故知学者有四种人：①有行有解有证上上人，②无行有解有证中上人，③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④有行无解无证下下人。

（四）问：临时作，若为观行？

信曰：直须任运。

（五）又问：用向西方不？

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须知一方无量方，无量方一方。佛为钝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深行菩萨入生死，化度众生，而无爱见。若见众生有生死，

⁶ “般”字原缺，纂原本、《大正藏》本据伦敦本皆有：“般”字，今据此加。

我是能度，众生是所度，不名菩萨。度众生如度空，何曾有来去。

《金刚经》云：灭度无量众生，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所（以）初地菩萨初证一切空，后证得一切不空。即是无分别智，亦是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是空。所（以）菩萨修学空为证，新学之人直见空者，此是见空，非真空也。修道得真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无有诸见也。善须解色空义。学有心者，要须心路明净，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后乃当为人师耳。复须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决须断绝文字语言，有为圣道，独一净处，自证道果也。

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为于名闻利养，教导众生，不识根缘利钝，似如有异，即皆印可。极为苦哉，苦哉！大祸！或见心路似如明净，即便印可。此人大坏佛法，自诳诳他。用心人有如此同异，并皆是相貌也，未为得心。真得心者，自识分明，久后法眼自开，善别虚之与伪。或复有人计身空无，心性亦灭。此是断见人，与外道同，非佛弟子。或有人计心是不灭，此是常见人，亦与外道同。今明佛弟子，亦不计心性是不灭，常度众生，不起爱见；常学智慧，愚智平等；常在禅定，静乱不二；常见众生，未曾是有，究竟不生不灭，处处现形；无有所闻，了知一切，未曾取舍；未曾分身，而身遍于法界。

又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体用，见理明净，了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此非虚言。

五、守一不移

《观无量寿经》云：诸佛法身，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⁷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静，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

⁷ 此语原出《观无量寿经》而非《无量寿经》，故改。原语为：“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

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诸经观法，备有多种。傅大师所说，独举守一不移。先当修身审观，以身为本。又此身是四大、五阴之所合，终归无常，不得自在。虽未坏灭，毕竟是空。《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又常观自身空净如影，可见不可得。智从影中生，毕竟无处所，不动而应物，变化无有穷。空中生六根，六根亦空寂，所对六尘境，了知是梦幻。如眼见物时，眼中无有物。如镜照面像，了了极分明，空中现形影，镜中亦无物。当知人面不来入镜中，镜亦不往入人面。如此委曲，知镜之与面，从本以来不出不入，不去不来，即是如来之义。如此细分判，眼中与镜中，本来常空寂，镜照眼照同。是故将为比，鼻舌诸根等，其义亦复然。知眼本来空，凡所见色者，须知是他色；耳闻声时，知是他声；鼻闻香时，知是他香；舌别味时，知是他味；意对法时，知是他法；身受触时，知是他触。如此观察，知是为观空寂。见色，知是不受；不受色，色即是空，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此是解脱门。学者得解脱，诸根例如此。复重言说，常念六根空，寂而无闻见。《遗教经》云：是时中夜，寂然无声。当知如来说法，以空寂为本。常念六根空寂，恒如中夜时，昼日所见闻，皆是身外事，身中常空净。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间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维摩经》云：摄心是道场。此是摄心法。《法华经》云：从无数劫来，除睡常摄心，以此诸功德，能生诸禅定。《遗教经》云：五根者，心为其主，制之一处，无事不办⁸。此是也。

前所说五事，并是大乘正理，皆依经文所陈，非是理外妄说。此是无漏业，亦是究竟义。超过声闻地，直趣菩萨道。闻者宜修行，不须致疑惑。如人学射，初射大准，次中小准，次中大的，

⁸ “不办”，柳田本作“不辩”，其他各本皆作“不辨”。查原经为“不办”。“无事不办”，意为一切事情皆可得成就。

次中小的，次中一毛，次破一毛作百分，次中百毛之一分，次后箭射前箭前筈，筈筈相拄，不令箭落。喻人习道，念念住心，心心相续，无暂间念，正念不断，正念现前。又经云：以智慧⁹箭，射三解脱门，筈筈相拄，勿令落地。又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又如家有如意珠，所求无不得，忽然而遗失，忆念无忘时。又如毒箭入肉，竿出镞犹在，如此受苦痛，亦无暂忘时。念念常在心，其状当如是。此法秘要，不得传非其人。非是惜法不传，但恐前人不信，陷其谤法之罪。必须择人，不得造次辄说。慎之慎之。法海虽无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即忘言，一言亦不用。如此了了知，是为得佛意。

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直观身心，四大五阴、眼耳鼻舌身意及贪嗔痴，若善若恶，若怨若亲，若凡若圣，及至一切诸法，应当观察；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净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即知自身犹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若言是有，处处求之不可见；若言是无，了了恒在眼前。诸佛法身皆亦如是。即知自身从无量劫已来毕竟未曾生；从今已去，亦毕竟无人死。若能常作如是观者，即是真实忏悔。千劫万劫，极重恶业，即自消灭；唯除疑惑不能生信，此人不能悟入。若生信，依此行者，无不得入无生正理。

复次，若心缘异境，觉起时，即观起处毕竟不起。此心缘生时，不从十方来，去亦无所至。常观攀缘、觉观、妄识、思想、杂念，乱心不起，即得粗住。若得住心，更无缘虚，随分寂定，亦得随分息诸烦恼毕，故不造新，名为解脱。看心，若心烦热，闷乱昏沉，亦即且自散适，徐徐安置，令其得便，心自安净。唯须猛利，如救头然。不得懈怠，努力努力！

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腹中嗔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身心调适，能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神道

⁹ “慧”原作“惠”字。

清利，心地明净。观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性虽无形，志节恒在。然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见佛性者，永离生死，名出世人。是故《维摩经》云：豁然还得本心。信其然也。悟佛性者，是名菩萨人，亦名悟道人，亦名识理人，亦名达士，亦名得性人。是故经云：一句深神¹⁰，历劫不朽。

（此为）初学者前方便也。故知修道有方便，此即圣心之所会。

凡舍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境寂静，铸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寂定，即断攀缘，窈窈冥冥，凝净心虚，则夷泊恬平¹¹，泯然气尽，住清净法身，不受后有。若起心失念，不免受生也。此是前定心境，法应如是。此是作法。法本无法；无法之法，始名为法。法则无作，夫无作之法，真实法也。是以经云：空无作，无愿，无相，则真解脱。以是义故，实法无作。舍身法者，即假想身根，看心境明地，即用神明推策。

大师云：庄子说：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法句经》云：一亦不为二，为欲破诸数。浅智之所闻，谓一以为一。故庄子犹滞一也。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外虽亡想，内尚存心。《华严经》云：不著不二法，以无一二故。《维摩经》云：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即是证。故知老子滞于精识也。《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有佛性。容可说墙壁瓦石而非佛性，云何能说法？又，天亲论云：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

¹⁰ “深神”，柳田本、篆原本皆据巴黎本作“染神”，而金本、大正藏本据伦敦本作“染神”。所引经虽不明，从意蕴上看以“深神”为宜。“深神”即前述之“幽灵”、“佛性”。“一句”或即“一躯”之误。

¹¹ 柳田本原作“夷泊恬乎”，金本作“夷泊恬平”，大正藏本作“几泊恬乎”，篆原本作“恬泊夷平”，比较而言，以“夷泊恬平”为好，意为心神平静恬适。

最上乘论

五祖弘忍大师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清净？

答曰：《十地经》云：众生心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答曰：《维摩经》云：如无有生，如无有灭，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净。清净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从缘生。又云：一切众生皆如也，众贤圣亦如也。一切众生者，即我等是也。众贤圣者，即诸佛是也，名相虽别，身中真如法性并同，不生不灭，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问曰：何名自心为本师？

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不属于修。于三世中，所有至亲，莫过自守于心。若识心者，守之即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则堕三途。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故论云：了

然守心，则妄念不起，则是无生，故知心为本师。

问曰：何名守心胜念彼佛？

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则到彼岸。《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故云：守本真心，胜念他佛。

又云：胜者只是约行劝人之语，其实究意果体平等无二。

问曰：众生与佛真体既同，何故诸佛不生不灭，受无量快乐，自在无碍，我等众生，堕生死中，受种种苦耶？

答曰：十方诸佛悟达法性，皆自然照燎于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灭，故得不受生死，不受生死故，即毕竟寂灭，故知万乐自归。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识心本，种种妄缘，不修正念故，即憎爱心起，以憎爱故，则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则诸苦自现。《心王经》云：真如佛性，没在知见六识海中，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努力会是，我所心灭，自然与佛平等不二。

问曰：真如法性，同一无二，迷应俱迷，悟应俱悟，何故佛觉性，众生昏迷，因何故然？

答曰：自此已上人，不思识分，非凡所及，识心故悟，失性故迷，缘合即合，说不可定，但信真谛，守自本心，故《维摩经》云：无自性，无他性，法本无生，今即无灭。此悟即离二边，入无分别智。若解此义，但于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答曰：涅槃者，体是寂灭，无为安乐。我心即是真心，妄想则断，妄想断故，则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穷达法性，穷达法性故，则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门？

答曰：乃知举一手爪，画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为教导无智众生，作当来胜报之业，及见佛之因，若愿自早成佛者，会是守本真心，三世诸佛，无量无边，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故经云：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门也。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宗？

答曰：如来于一切经中，说一切罪福，一切因果果报，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种种杂物，起无量无边譬喻，或现无量神通，种种变化者，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有种种欲心，心行万差，是故如来，随其心门，引入一乘，我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静，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何须更多学知见、所生死苦、一切义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镜，尘尽明自然见，则今于无明心中，学得者终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无为心中学得者，此是真学，虽言真学，竟无所学，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无二无一，故无所学。法性虽空，要须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故《涅槃经》云：知佛不

说法者，是名具足多闻，故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宗也。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

答曰：三世诸佛，皆从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妄念不生，我所心灭，后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也。上来四种问答，若欲广说何穷。吾今望得，汝自识本心是佛，是故殷诚劝汝，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华经》，示汝大车、宝藏、明珠、妙药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穷苦奈何？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功德，自然圆满。不假外求，归生死苦，于一切处，正念察心，莫爱现在乐、种未来苦，自诳诳他，不脱生死，努力努力。今虽无常，共作将来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虚度，狂丧功夫。经云：常守地狱，如游园观，在余恶道，如已舍宅。我等众生，今现如此，不觉不知，惊怖杀人，了无出心，奇哉苦哉。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远近，作一日想，守本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则令人成病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见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经云：十方国土，皆如虚空，三界虚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见一切境界者，亦不须怪，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心，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万法，不出自心，所以诸佛广说，如许多言教譬喻者，只为众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门差别。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三乘八道位体、七十二贤行

宗，莫过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炼不住者，即自见佛性也。于念念中，常供养十方恒沙诸佛，十二部经，念念常转，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一切愿望具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舍此身已，定得无生。不可思议，努力莫造作，如此真实不妄语，难可得闻，闻而能行者，恒沙众中，莫过有一；行而能到者，亿万劫中，稀有二人。好好自安自静，善调诸根，就视心源，恒令照燎清静，勿令无记心生。

问曰：何名无记心？

答曰：诸摄心人，为缘外境，粗心小息，内炼真心，未清静时，于行住坐卧中，恒愿意看心，犹未能了了清静，独照心源，是名无记心也，亦是漏心，犹不免生死大病，况复总不守真心者，是人沉没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怜，努力努力。经云：众生若情诚不内发者，于三世纵值恒沙诸佛，无所能为。经云：众生识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若佛能度众生者，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耶？只是情诚不自内发，是故沉没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过去不知，已过亦不及，今身现在，有遇得闻妙法，分明相劝，决解此语，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发至诚心求愿成佛，受无量自在快乐，及始轰轰随俗，贪求名利，当来堕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将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餐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世间迷人，不能此理，于无明

心中，多涉艰辛，广修相善，望得解脱，乃归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是有力菩萨。分明语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痴人也。不肯现在一生忍苦，欲得将来万劫受殃，听汝更不知何嘱。八风吹不动者，真是珍宝山也。若知果体者，但对于万境，起恒沙作用，巧譬若流，应病与药，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者，真是出世丈夫，如来在日，叹何可尽。吾说此言者，至心劝汝，不生妄念，我所心灭，则是出世之士。

问曰：云何是我所心灭？

答曰：为有小许胜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经》曰：譬如虚空，能容万物，而此虚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灭，趣金刚三昧。

问曰：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乐世间无常粗义，不乐第一义谛，真常妙善，其理未见，只欲发心，缘义遂思，觉心起即是漏心，只欲忘心，则是无明昏住，又不当理，只欲不止心、不缘义，即恶取空，虽受人身，行畜生行，尔时无有尽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见佛性，只是行人沉没之处，若为超得到无余涅槃，愿示真心。

答曰：会是信心具足，志愿成就，缓缓静心，更重教汝，好自闲静身心，一切无所攀缘，端坐正念，善调气息，惩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看熟，则了见此心识流动，犹如水流、阳焰，晬晬不住。既见此识时，唯是不内不外，缓缓如如，稳看看熟，则反复销熔，虚凝湛住，其此流动之识，

飒然自灭，灭此识者，乃是灭十地菩萨众中障惑。此识灭已，其心即虚，凝寂淡泊，皎洁泰然，吾更不能说其形状。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经》第三卷中《金刚身品》，及《维摩经》第三卷《阿閼佛品》，缓缓寻思，细心搜检熟看，若此经熟，实得能于行往坐卧，及对五欲八风，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声香味触。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此是行人磨炼佛性处，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经曰：世间无佛住处，菩萨不得现用，要脱此报身。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不可判，上者一念间，下者无量劫。若有力时，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自利利他，庄严佛土。要须了四依，乃穷实相，若依文执，则失真宗。诸比丘，汝等学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节，临命终时，不失正念，即得成佛。弟子上来，集此论者，直以信心，依文取义，作如是说，实非了了证知，若乖圣理者，愿忏悔除灭，若当圣道者，回施众生，愿皆识本心，一时成佛。闻者努力，当来成佛，愿在前度我门徒。

问曰：此论从首至末，皆显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门是何门摄？

答曰：此论显一乘为宗，然其至意，导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说利他，约行门摄。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诳汝，当来堕十八地狱，指天地为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序

古筠比丘德异撰

妙道虚玄不可思议。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于多子塔前。拈华于灵山会上。似火与火以心印心。西传四七至菩提达磨。东来此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有可大师者。首于言下悟入。未上三拜得髓。受衣绍祖开阐正宗。三传而至黄梅。会中高僧七百。惟负春居士。一偈传衣为六代祖。南遁十余年。一旦以非风旛动之机。触开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发登坛。应跋陀罗悬记。开东山法门。韦使君命海禅者录其语。目之曰法宝坛经。大师始于五羊终至曹溪。说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圣超凡者莫记其数。悟佛心宗行解相应为大知识者。名载传灯。惟南岳青原执侍最久。尽得无巴鼻。故出马祖石头。机智圆明玄风大震。乃有临济汾仰曹洞云门法眼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门庭险峻。启迪英灵衲子奋志冲关。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鑪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夫坛经者。言简义丰理明事备。具足诸佛无量法门。一一法门具足无量妙义。一一妙义发挥诸佛无量妙理。即弥勒楼阁中。即普贤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财于一念间圆满功德。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惟愿开卷举目直入大圆觉海。续佛祖慧命无穷。斯余志愿满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中春日叙。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

宋明教大师契嵩撰

赞者告也。发经而溥告也。坛经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至人谓六祖篇内同)何心邪。佛所传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资始变化。而清静常若。凡然圣然幽然显然。无所处而不自得之。圣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变也。明也者复也。变复虽殊而妙心一也。始释迦文佛。以是而传之大龟氏。大龟氏相传之三十三世者传诸大鉴(六祖谥号大鉴禅师)大鉴传之而益传也。说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也。固有义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缘虑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坚实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谓名同而实异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灭心者。曰烦恼心者。曰菩提心者。诸修多罗其类此者。殆不可胜数。是所谓义多而心一者也。义有觉义有不觉义。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坛经之所谓心者。亦义之觉义。心之实心也。昔者圣人之将隐也。乃命乎龟氏。教外以传法之要意。其人滞迹而忘返。固欲后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叶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简。圣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谓也。圣人之道以要。则为法界门之枢机。为无量义之所会。为大乘之椎轮。法华岂不曰。当知是妙法诸佛之秘要。华严岂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于圣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坛经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灵若寂若惺。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固弥于万物。谓之万物。固统于

一物。一物犹万物也。万物犹一物也。此谓可思议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议也。天下谓之玄解。谓之神会。谓之绝待。谓之默体。谓之冥通。一皆离之遣之。遣之又遣。亦乌能至之微。其果然独得与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谅乎。推而广之。则无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则无所不当也。施于证性。则所见至亲。施于修心。则所诣至正。施于崇德辩惑。则真忘易显。施于出世。则佛道速成。施于救世。则尘劳易歇。此坛经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彼谓即心即佛浅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锥探地而浅地。以屋漏窥天而小天。岂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虽苟胜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贯之。合乎群经断可见矣。至人变而通之。非预名字不可测也。故其显说之有伦有义。密说之无首无尾。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可拟乎可议乎。不得已况之。则圆顿教也。最上乘也。如来之清净禅也。菩萨藏之正宗也。论者谓之玄学。不亦详乎。天下谓之宗门。不亦宜乎。坛经曰。定慧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静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观之静以安之。安其心可以体心也。观其道可以语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谓也。谓万善虽殊。皆正于一行者也。无相为体者。尊大戒也。无念为宗者。尊大定也。无住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达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资也。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故曰大也。无相戒者。戒其必正觉也。四弘愿者。愿度度苦也。愿断断集也。愿学学道也。愿成成寂灭也。灭无所灭。故无所不断也。道无所道。故无所不度也。无相忏者。忏非所忏也。三归戒

者。归其一也。一也者。三宝之所以出也。说摩诃般若者。谓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圣人之方便也。圣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权之实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众恶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众善也。天下以其权。可以大有为也。天下以其实。可以大无为也。至矣哉般若也。圣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务。非夫般若不宜也不当也。至人之为以般若振不亦远乎。我法为上上根人说者宜之也。轻物重用则不胜。大方小授则过也。从来默传分付者。密说之谓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证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辄谤毁。谓百劫千生断佛种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伟乎坛经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真其果不谬。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复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虚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谓本。推而用之之谓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谓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果不异乎因。谓之正果也。因不异乎果。谓之正因也。迹必顾乎本。谓之大用也。本必顾乎迹。谓之大乘也。乘也者。圣人之喻道也。用也者。圣人之起教也。夫圣人之道莫至乎心。圣人之教莫至乎修。调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观轨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资一切戒。莫至乎无相。正一切定。莫至乎无念。通一切智。莫至乎无住。生善灭恶。莫至乎无相戒。笃道推德。莫至乎四弘愿。善观过。莫至乎无相忏。正所趣。莫至乎三归戒。正大体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发大信务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穷理尽性。莫至乎默传。欲心

无过。莫善乎不谤。定慧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无念之宗解脱之谓也。无住之本般若之谓也。无相之体法身之谓也。无相戒戒之最也。四弘愿愿之极也。无相忏忏之至也。三归戒真所归也。摩诃智慧圣凡之大范也。为上上根人说直说也。默传传之至也。戒谤戒之当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证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复明。所以证也。以背成者复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证也。至人暗然不见其威仪。而成德为行藹如也。至人颓然若无所持。而道显于天下也。盖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证而证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证。罔因罔果。穿凿丛脞竞为其说。缪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趋乎混茫之空。则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识溺心而浮识。识与业相乘循诸响。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与物偕生。纷然乎天地之间。可胜数邪。得其形于人者。固万万之一耳。人而能觉。几其鲜矣。圣人怀此。虽以多义发之。而天下犹有所不明者也。圣人救此。虽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犹有所不醒者也。贤者以智乱。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无记愒。及其感物而发。喜之怒之哀之乐之。益蔽者万端。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于圣人之言。则计之博之。若蒙雾而望远。谓有也谓无也。谓非有也谓非无也。谓亦有也谓亦无也。以不见而却蔽固。终身而不得其审焉。海所以在水也。鱼龙死生在海。而不见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终日说道。而不见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远。难明难凑。其如此也矣。圣人既隐。天下百世虽以书传。而莫得其

明验。故坛经之宗举。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视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书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不依语者。以义实而语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识者。以智至而识妄也。曰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以了义经尽理也。而菩萨所谓即是宣说大涅槃者。谓自说与经同也。圣人所谓四人出世(即四依也)护持正法应当证知者。应当证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说与经同故。至人说经如经也。依义依了义经故。至人显说而合义也合经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说变之通之而不苟滞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传也。圣人如春陶陶而发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圣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圣人之门之奇德殊勋者也。夫至人者始起于微。自谓不识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说。而显道救世。与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识乎。歿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圣贤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天且厌之久矣。乌能若此也。予固岂尽其道。幸蚊虻饮海亦预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遗后学者也。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行由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

性。即是福田。末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獗獗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厂去。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喻利根者)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余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獼猴。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

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一本有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

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 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

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旛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旛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旛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

五逆罪。及一闍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

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

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能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

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	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	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	合理还归一
烦恼閤宅中	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	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	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	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	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	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目若无道心	閤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	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	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	自须有方便
勿令破有疑	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	邪见是世间
邪正尽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	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	悟则刹那间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
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疑问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磨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磨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磨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不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

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

闻者一时悟解。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	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諠
若能钻木出火	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	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	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时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定慧第四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闇。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名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

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鼻舌当时即坏。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坐禅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着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着心着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忏悔第六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事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熏。莫向外觅。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

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

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浄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何名清浄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浄。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浄法身佛。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

更无滞碍。是自归依。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闇。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吾有一无相颂。若能师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销灭。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 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 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 名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 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 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惟传此顿法 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 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 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机缘第七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他本云。师去时至曹侯村。住九月余。然师自言。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此求道之切。岂有逗留。作去时者非是)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魏一作晋)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 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 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 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礼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曰。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 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 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 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 莲华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富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达曰。学人根性闇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世人外迷着相。内迷

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寢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牝牛爱尾。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	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	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	长御白牛车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

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	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	元是法中王

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 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 终日说菩提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 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 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 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 繁兴永处那伽定

(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 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 终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

指示。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 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 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 着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 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 茫然趣两头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

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师曰。汝作么生疑。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着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 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	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	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	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	何为真实义
惟有过量人	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	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象	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	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	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	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	令汝舍邪见
汝勿随言解	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弘济禅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

扣。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一本无西天以下二十七字)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着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

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隍闻是说。径来谒师。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时也(一本无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师悯其远来。遂垂开决)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磨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曰。善塑。师正色

曰。汝试塑看。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瘞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

卧轮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长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惠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 菩提作么长

顿渐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 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师云。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师曰。吾若

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 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 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

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诚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稟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

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	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犹春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	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

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着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宣诏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官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

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

付嘱第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

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闇。答云。明是因。闇是缘。明没即闇。以明显闇。以闇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开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

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
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
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
师说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	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	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	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	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	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	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	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	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此见	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	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	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	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	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	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	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
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

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磨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 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 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

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已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

第一摩诃迦叶尊者

第二阿难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优波鞠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弥遮迦尊者

第七婆须蜜多尊者

第八佛驮难提尊者

第九伏驮蜜多尊者

第十胁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马鸣大士

十三迦毗摩罗尊者

十四龙树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罗睺罗多尊者

十七僧伽难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鸠摩罗多尊者

二十阇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

二十二摩拏罗尊者

二十三鹤勒那尊者

二十四师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

二十八菩提达磨尊者(此土是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师

三十僧璨大师

三十一道信大师

三十二弘忍大师

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

流传毋令乖误。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	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	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	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	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	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	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 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 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 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 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 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将来学道者 不作此见大悠悠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 荡荡心无著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龕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仍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

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磨所传信衣(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永镇宝林道场。留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附录

六祖大师缘记外记

门人法海等集

大师名惠能。父卢氏。讳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梦。庭前白华竞发。白鹤双飞。异香满室。觉而有娠。遂洁诚斋戒。怀妊六年师乃生焉。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也。时毫光腾空。香气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谒。谓师之父曰。夜来生儿。专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济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言毕而出。不知所之。师不饮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岁父丧。葬于宅畔。母守志鞠养。既长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闻经有省。往黄梅参礼。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时龙朔元年辛酉岁也。南归隐遁。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会印宗法师。诘论玄奥。印宗悟契师旨。是月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薙[髡/火]。二月八日。集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师为授戒师。苏州慧静律师为羯磨。荆州通应律师为教授。中天耆多罗律师为说戒。西国蜜多三藏为证戒。其戒坛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授戒。又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自西竺国航海而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师至是祝发受戒。及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监元年壬午岁。至唐仪凤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师辞众归宝林。印宗与缁白送者

千余人。直至曹溪。时荆州通应律师。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住。师至曹溪宝林。睹堂宇湫隘不足容众。欲广之。遂谒里人陈亚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几许阔。祖出坐具示之。亚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尽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现身坐镇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岭。因兹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广大。但吾高祖坟墓并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余愿尽舍永为宝坊。然此地乃生龙白象来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后营建。一依其言。师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一十三所。今曰华果院。隶籍寺门。其宝林道场。亦先是西国智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香美。异之。谓其徒曰。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溪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随流至源上。四顾山水回环。峰峦奇秀。叹曰。宛如西天宝林山也。乃谓曹侯村居民曰。可于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号宝林。时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闻奏。上可其请。赐宝林为额。遂成梵宫。落成于梁天监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龙常出没其间。触桡林木。一日现形甚巨。波浪汹涌。云雾阴翳。徒众皆惧。师叱之曰。尔只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若为神龙。当能变化以小现大以大现小也。其龙忽没。俄顷复现小身跃出潭面。师展钵试之曰。尔且不敢入老僧钵盂里。龙乃游扬至前。师以钵留之。龙不能动。师持钵堂上。与龙说法。龙遂蜕骨而去。其骨长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传寺门。师后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侧有铁塔镇处是也。

师坠腰石镌龙朔元年卢居士志八字。此石今存黄梅东禅。又唐王维右丞。为神会大师作祖师记云。师混劳侶积十六载。会印宗讲经。因为削[髟/火]。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师谥号碑云。师受信具。遁隐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又张商英丞相。作五祖记云。五祖演化于黄梅县之东禅院。盖其便于将母。龙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众入东山结庵。有居人凭茂。以山施师为道场焉。以此考之。则师至黄梅传受五祖衣法。实龙朔元年辛酉岁。至仪凤丙子。得一十六年。师方至法性祝发。他本或作师咸亨中至黄梅。恐非。

历朝崇奉事迹

唐宪宗皇帝。谥大师曰大鉴禅师。

宋太宗皇帝。加谥大鉴真空禅师。诏新师塔曰太平兴国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圣十年迎师真身及衣钵。入大内供养。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

宋神宗皇帝。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具见晏元献公碑记。

赐谥大鉴禅师碑（柳宗元撰）

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盖钟鼓增山盈

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厉。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諄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为。师达磨讥之。空术益显。六传至大鉴。大鉴始以能劳苦服役。一听其言。言希以究。师用感动。遂受信具。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会学者来。尝数千人。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寔。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取其言以为心术。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大鉴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广部。而以名闻者以十数。莫能揭其号。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谥。丰佐吾道。其可无辞。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护安南。由海中大蛮夷。连身毒之西。浮舶听命。咸被公德。受旗纛节戟。来莅南海。属国如林。不杀不怒。人畏无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鉴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来谒辞。其辞曰

达摩干干传佛语心。六承其授大鉴是临。劳勤专默终挹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阴。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传告咸陈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觉滋误。由师内鉴咸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阴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号谥不纪。由扶风公。告今天子。尚书既复大行乃谀光于南

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同悼齐喜。惟师化所被泊扶风。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图是视。师以仁传。公以仁理。谒辞图坚。永胤不已。

大鉴禅师碑(并佛衣铭俱刘禹锡撰)

元和十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寔广州牧马总以疏闻。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归善善。不隔异教。一字之褒。华夷孔怀。得其所故也。马公敬其事且谨。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君为前碑。后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来。且曰。愿立第二碑。学者志也。维如来灭后。中五百岁。而摩腾竺法兰。以经来华。人始闻其言。犹夫重昏之见留爽。后五百岁。而达摩以法来华。人始传其心。犹夫昧旦之睹白日。自达摩六传至大鉴。如贯意珠。有先后而无同异。世之言真宗者。所谓顿门。初达摩与佛衣俱来。得道传付以为真印。至大鉴置而不传。岂以是为筌蹄邪刍狗邪。将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鉴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没。百有六年而谥。始自蕲之东山。从第五师得授记以归。中宗使中贵人再征不奉诏。第以言为贡上。敬行之。铭曰

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杰异。父干母坤独肖元气。一言顿悟不践初地。五师相承授以宝器。宴坐曹溪世号南宗。学徒爰来如水之东。饮以妙药差其喑聋。诏不能致许为法雄。去佛日远群言积亿。着空执有各走其域。我立真

筌揭起南国。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能使学者还其天识。如黑而迷仰目斗极。得之自然竟不可传。口传手付则碍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铭(并引)

吾既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辩六祖置衣不传之旨。作佛衣铭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无一里。梦奠之后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达摩救世来为医王。以言不痊因物乃迁。如执符节行乎复关。民不知官望车而畏。俗不知佛得衣为贵。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还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众生曷归。是开便门非止传衣。初必有终传岂无已。物必归尽衣胡久恃。先终知终用乃不穷。我道不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陈孰非刍狗。

师入塔后。至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众僧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鞠问。云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求欲供养。罪可恕矣。柳守加叹曰。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

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絳云。朕梦感能禅师请传衣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宪宗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其余事迹。系载唐尚书王维刺史柳宗元刺史刘禹锡等碑。守塔沙门令韬录。

跋

六祖大师平昔所说之法。皆大乘圆顿之旨。故目之曰经。其言近指远。词坦义明。诵者各有所获。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诚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按察使云公从龙。深造此道。一日过山房睹余所编。谓得坛经之大全。慨然命工镌梓。颛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断绝。或曰。达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卢祖六叶正传。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经非文字也。达磨单传直指之指也。南岳青原诸大老。尝因是指以明其心。复以之明马祖石头诸子之心。今之禅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后。岂无因是指。而明心见性者耶。问者唯唯再拜谢曰。予不敏。请并书于经末以诏来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释宗宝跋。